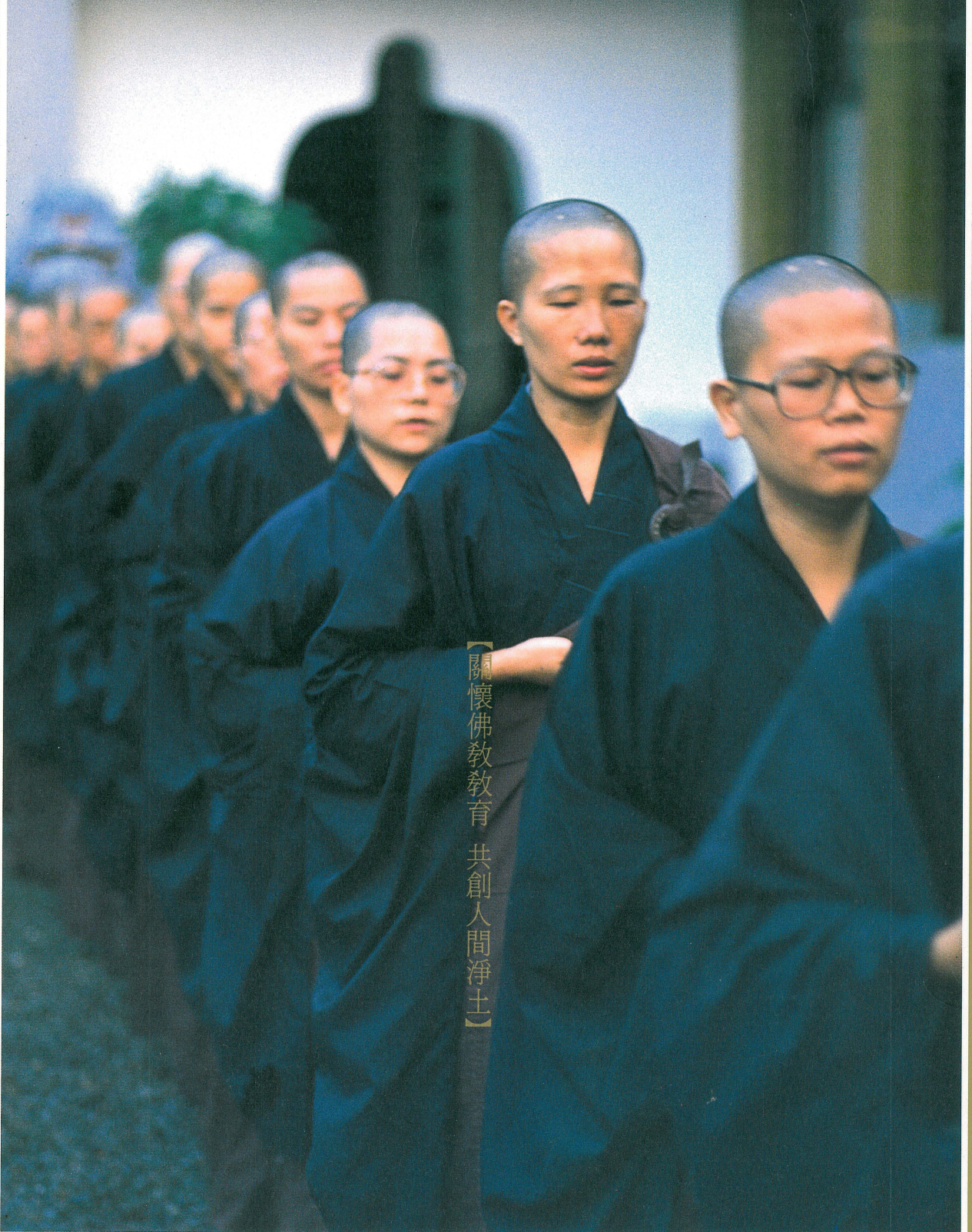


【季刊】

民國 82 年 10 月出版  
民國 74 年 2 月創刊

# 香光莊嚴

35



【關懷佛教教育 共創人間淨土】



# 在生活中完成的教育

編輯組

僧人的生活一向是平淡而嚴謹的，佛門師生修學心得的傳遞、指導和交流，就寓於其中，古來大德也都從這平易生活的粗蔬淡飯、舉手投足間，陶鑄出超邁朗然的僧格，讓佛教的法水一脈綿延下來。禪門中有則故事：

一天，鼎州禪師和一沙彌弟子在庭院中經行，突然一陣風刮落了好多樹葉，禪師於是默默彎腰，將一片片落葉撿起，放進口袋裡，一旁的弟子終於忍不住說：「請師父不要撿了，明天一早大夥兒會來打掃的！」

「我多撿一片落葉，地上不就較早多一分乾淨啊！」禪師溫叻地回答。

「師父！樹葉還在不斷掉落，您怎麼撿得完呢？」  
「我不只撿地上的落葉，同時還撿心地上的落葉，只要不斷精進，終有撿完的時候。」言下，沙彌終於體會到「挑水擔柴皆是禪」的佛門修學生活。

不只中國禪宗將僧伽教育寓於生活，佛世時，佛陀對比丘弟子們的教導，也是在托鉢行化的僧團生活中完成。然而，僧伽教育應具備那些內涵或次第呢？本期專輯即以此為課題，先從律藏和阿含教典中，探尋佛陀如何創立僧團和以身教、言教來培育僧伽，緊接著再從中國佛教史，鳥瞰大教東傳中國後僧伽教育的概況，希望

藉由僧伽教育的探源與歷史回顧，為現代僧伽教育提供準則和借鏡；最後，我們以為瞭解僧伽教育現況，是策勵未來方向的基礎，但是限於時間和人力，只能嘗試先以較具學制組織、課程規劃的辦學機構為代表，加以探尋，並分兩期刊出。從與該機構辦學大德的訪談聲中，您可窺見現代社會佛教宗教師教育的一隅。

僧伽的培育在佛門生活中陸續完成，而國家民族幼苗的孕育則以家庭、社會生活為主，此次「每期話題」，將分別以「臺灣，外勞與菲傭之國？」和「龍鳳？淪為菲傭的孩子！」為主題，與您討論政府開放法令後，飛來之傭——菲傭大量湧入臺灣社會，所形成與您我切身相關的家庭、社會教育問題；而「春風化雨」則刊載了泰國法燈法師，為香光尼眾佛學院學僧開示的佛法修學核心——「如何修空觀」。

《十輪經》中說：「出家僧相，乃穢惡世界之清淨幢相。」古今中外的僧人奉獻身心，依持佛法修學，不但自淨身口意三業，也成為社會的宗教師，他們是帶動當代社會人心，共建人間淨土不可或缺的力量。為了人間淨土的圓成，也為提昇與光大現代佛教，僧伽的養成、培育，實需僧俗大德付與更多的關懷和努力！

# 臺灣，「外勞」與「菲傭」之國？

編輯組

——檢討怵目驚心的「外勞菲傭症候群」

在希臘神話故事中，潘朶拉不聽告誡，開啓了神秘魔盒，結果是：疾病、戰爭、天災、人禍，所有妖魔鬼怪都放出來了，當她急忙關閉魔盒時，裡面僅存的——是「希望」。

近年來政府因應社會需要，開放外籍勞工進口，就像潘朶拉開啓魔盒一樣，產生了無數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形成了怵目驚心的「外勞菲傭症候群」。隨著外勞與菲傭進口人數的激增，問題嚴重性也不斷昇高，外勞與菲傭本身固然有其不可避免的適應問題、健康問題、感情問題，以及各式各樣的生活問題：外勞與雇主之間，更有其必然存在的勞資衝突、摩擦、矛盾問題；女傭告雇主剝削、虐待、性騷擾；雇主告女傭竊盜、偷懶、

逃跑……外勞與菲傭一方面有本身生存奮鬥之戰，同時又有對雇主的爭取權益之戰，無休無止的問題、爭端、煩惱，永遠解決不了！

根據有關方面統計，僅僅進口的外籍女傭，前後就已達到一萬兩千多人以上，其他合法外勞和非法入境居留的外勞、菲傭還根本無法統計在內，政府一再開放名額，卻仍然供不應求！這樣外勞、菲傭急遽成長、到處充斥的嚴重情勢，究竟將伊於胡底？是我們的社會真的如此缺乏勞動人口、人力資源？抑或是我們貪圖享樂、好逸惡勞，寧可游手好閒，而飲鴆止渴式的把國家建設、經濟發展至于子女教育，假手外勞、菲傭去做？

我們究竟有沒有想到過，除了付

給外勞、菲傭可觀的薪資外匯之外，對於他們所帶來的不勝枚舉的社會問題，我們將付出多麼沉重的社會成本和無形代價？而且，對這種一發不可收拾的大趨勢，究竟有誰應該負責？如果不及時猛醒，是否要坐視台灣從外勞、菲傭的樂園，變成「外勞菲傭之國」？

滄海變桑田，風水輪流轉，臺灣曾經赤貧，「呂宋」曾經極富，而今情勢逆轉，焉知將來不會再度反轉？潘朶拉及時煞車，蓋住魔盒，留下一「希望」；但是，我們眼看問題叢生、毛病百出了，還懵然不覺，還能有「希望」嗎？希望在那裡！！

# 龍鳳？淪為「菲傭的孩子」！

——論子女教育交給「菲傭」的荒謬與嚴重性

人之常情，愛莫愛於親生子女，從小開始，百般呵護：怕他餓了，怕他渴了，怕他冷到，怕他熱著；給他吃好的，用最好的；讓他讀最好的學校，受最好的教育。為來為去，就是為了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在每個父母心目中，子女總是龍鳳之才，將來必然鶴立雞群，出類拔萃。

但是，自從非法菲傭偷偷入境，造成合法菲傭大量進口以後，這一切就發生變化，不僅量變，而且質變；不僅菲傭參與家庭教育，而且漸漸「接管」家教，成為許多家庭子女教育的實際負責人，做父母的，卸下重任，慶幸著「有錢真好，有菲傭代勞」，海闊天空，享受人生去了，殊不知，自己的龍子、鳳女，與菲傭「長相

左右」的結果，已經耳濡目染、潛移默化，變成「菲傭的孩子」了！

並不是每個菲傭都有偷竊、說謊、懶惰、粗俗的壞習慣，但是至少種族不同、國情不同、文化背景、倫理道德，都不一樣，對於最富可塑性的兒童來說，當然不是很合適的。何況，女傭由於身份不同，人前人後可能有兩副面貌，看在小孩眼裡，是種「雙重人格」的負面教育；更何況，菲傭不僅說一口奇奇怪怪的非傭國語，更可能帶有極濃厚的菲傭氣質，從小在這種菲傭氣質的薰陶下，能養成出類拔萃的龍鳳之才嗎？

臺灣引進菲傭作家庭成員，甚至扮演裸母角色，表面理由是大家都太忙了，無法分身照顧孩子，父親固然

要闖事業，母親也要走出廚房、走出家庭去當職業婦女，家事、孩子一概交給菲傭接管；用錢和物質去滿足孩子未能得到的親情關懷，不管孩子的性向、資質，揠苗助長地逼著孩子去補習電腦、英文、繪畫、鋼琴，一味地盲目「惡補」，在這樣的高壓扭曲之下，怎麼可能養成健康活潑的下一代？

家庭教育對人的一生，具有無比重要的地位；父母和子女之間的天倫之樂和親情，也不是任何金錢財富、事業成就所能取代、可以喚回的；任何家事、雜務都可以交給菲傭，只有子女教育必須親自負責。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心肝寶貝，豈可淪為「菲傭的孩子」！

【專輯】

# 佛陀如何教導僧伽？

釋自晏

佛教的僧伽教育，起源於兩千五百多年前，佛陀時代的僧團。那時，佛陀初成道，他為將體悟的真理、法樂傳播給世間，前往鹿野苑，為阿若憍陳如等五人講解四聖諦——苦、集、滅、道。佛陀初轉法輪之後，阿若憍陳如等五人，便各有證悟，隨佛出家，佛教僧團於焉成立。

隨著佛陀持續奔走、教化於恆河兩岸，信受奉行的人日益增多，隨佛出家者也相形日眾，律典毘奈耶中記載：佛陀成道後第十二年冬天，開始制定戒律，以法攝僧，引導日漸龐大、多元的僧團，讓它成爲一個和合、

清淨的團體；爲避免像古聖賢人那樣人去法滅，佛陀把佛法傳持、正法久住的任務，託付給僧團。僧團是由僧人所組成的團體，也是培育僧人過清淨、和合的團體生活，開展個人修持、奉獻，一直到弘傳佛法、教化世間的主要園地。

身爲佛教的創立者，佛陀如何培育僧伽，使他們成爲足以住持佛法的龍象？爲明瞭此課題，筆者翻閱了阿含教典和律藏，嘗試從入僧的檢核、建僧的作法和佛陀的言教、身教等方面加以探究。

## 一、育僧苗圃的建立

佛法能否住世，在於佛弟子是否經由踐行去體證佛法，因此僧人的培育不止於一般的知識教育，特重於價格的陶鍊鑄成。僧團是培育僧才的苗圃，因此須先建設僧團，使成爲適宜的修學環境，而其中首要且不可或缺的是僧團制度的建立。

以佛陀的睿智，建立僧團制度，是爲了「攝僧、極攝僧、令僧安樂、折伏無羞人、有慚愧者得安穩住持、不信者能信、正信者得增益、於現法中得漏盡、未生諸漏令不生、正法久住」（註一），那麼令僧人身心安樂、道業增長的僧團制度，應有那些原則呢？

首先，佛陀將僧團制度建立於平等精神上，他常說自己也是僧中的一員，並不因他是佛法的創覺者，而以領導角色自居，將自己別立於眾僧和僧團制度之外。並且，佛陀屏除當時印度社會不平等的種姓制度，以出家先後次序建構僧團倫理，再制定律制做為僧團大眾的生活規範。律制的內容，包含僧團大眾食、衣、住、行等生活中的一切；此外，佛陀還特別重視僧眾經濟的平衡、思想的引導。精確地說，律制是以「六和淨」為綱領（註二）。六和中，「意和同悅」、「身和同住」、「語和無諍」是和合的表現，「見和同解」、「戒和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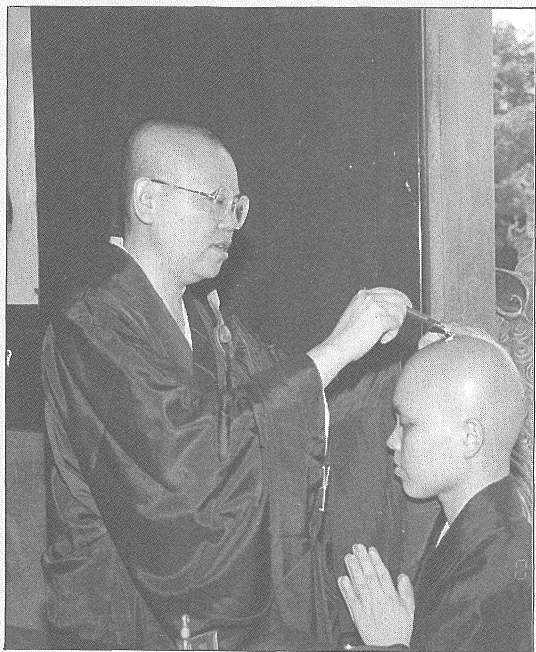
## 二、僧團新血輪的考核與接引

僧人作為大社會的宗教師，也是組成僧團的基本成員，負有住持佛法的重任，因此佛陀雖以同體大悲化導眾生，有教無類，但對於欲出家，進入僧團修學的人，則一直抱持審慎的態度加以檢核。律藏中說：世間男子、女人須免除「十三重難」、「十六輕遮」，才能出家如法，進受具戒。（註四）

「十三重難」是指請求出家受具足戒者，所不可犯的十三種情況；他們必須是身心健全的人，不能同時具有男女二根，也不能非男非女；他們不能是殺父、殺母、殺阿羅漢、聖人的罪大惡極者，也不能曾經受戒卻毀

、「利和同均」是和合的本質（註三）。把思想、律制和經濟三者建立在事理和合的共同原則上，廣大僧眾儘管賢愚、良莠不齊，行持都可以有所依循，容易在生活中踐行戒定慧的修學，共修大眾因此也能發出規諫的力量，警戒惡行、護持善念，僧團自然能塑造出清淨、和合而嚴肅的道風，成為一處修學的良好環境。

對於初入僧團者，佛陀規定至少需有五年，在僧團中依師學律，最主要的用意是幫助新學者，隨眾作息，熟學僧伽的律儀生活，也讓先行者的經驗，有機會成為新學落實知見的楷範，完成燈燈相傳、正法久住的使命。



◎經過審慎考核，接引僧團的新血輪——剃度典禮。

（本刊資料照片）

壞戒行、或破壞他人持戒、或非為持戒而受戒、或受戒後又轉信外道、或曾破壞佛像、破壞和合僧團的人。「十三重難」是從求出家者的身體健全、心性淳善和對佛法的堅定信仰等重點，來加以考核，若犯其中任何一項，永不可出家。

求入僧者若有十六種情形，也暫不被允許出家，那就是「十六輕遮」的內容，有：觸犯國法、負債未還清、身是奴僕、官吏、或未獲父母允許、與人有婚約；患有癩、白癩、癰疽、乾瘡、癲狂等過去難治之病；穿戴俗人衣服、珠寶等裝飾具，或未具足衣鉢、尚不能稱自己姓名、和尚名、還未有受戒意願、未滿二十歲者，皆不得受具足戒。「十六輕遮」主要考量的是身份清白、身體健康和出家心理準備的成熟度，必須要等到求出家入僧者，將身心調理到健康、在俗人際也調理清楚，進入僧團以後，才不至讓僧團受人譏嫌。此外，過於老衰

### 三、以言行身教為僧楷模

在僧人修學的內涵方面，佛陀經常以應機施教的方式，引導弟子們確立知見和學行，內容大略有「教授」和「教誡」兩方面。

「教誡」通常是在比丘、比丘尼言語、行為有了偏差，遭到其他僧眾或世人譏嫌時，佛陀才依據當時的事

或生活尚且都難以自理者，遑論還要承擔修學、弘法利生的重任，所以佛也說：年過六十者，不能受具足戒。

經「十三重難」、「十六輕遮」遴選出來的人，身心健全、信仰純正，他們還需經沙彌階段，先適應、隨學僧團生活（尼眾需兩年沙彌尼或式叉摩尼的生活），再經僧團中十位比丘（尼眾須先後各經十位比丘尼、比丘）的認可，才能受得具戒，正式成為僧團的一員。

僧團有了新血輪，還需選出足以擔任教授的人來，佛法的教授才能傳續。律典中提到，擔任教授者須具備五項資格：一、受具足戒十年以上，熟悉戒律和僧團生活；二、持戒莊嚴；三、與前次授人戒已時隔一年，足以教導現前新戒；四、能教授戒定慧三學；五、能供給飲食和佛法的修學等等。從入僧的審慎考核，到擔任教授的資歷考量，足見佛陀對僧團新血輪的接引，是相當慎重的。

件，給予觀念和行為的糾正，這是僧團戒律的來源；佛陀也會應弟子的不同根器，給予「達磨(法)」的「教授」，如：說明數息、四念處、十二因緣等修學法門，說明發願修習布施、忍辱、禪定、般若……等六波羅蜜的重要，這些流傳下來，就是現今一部部經典的內容。佛



陀的「教授」與「教誡」，一直是千百年來僧伽聞思啓慧，隨解成行的主要依據。

除孜孜不倦於言語的教說、引導，佛陀在僧團生活中也以身行示現教說。在阿含教典中，我們可見到佛陀帶領比丘弟子，日日行腳托鉢，度化人間的身影；在律藏中，甚至可以見到佛陀親自教導比丘，著衣、吃飯、洗浴等威儀細行；也見到佛陀時常巡視僧寮，了解弟子的修學，適時予以關懷、幫助。

一次，佛陀巡察時，發現迦羅比丘生病了，卻無人照料，就親自照顧他，爲他擦澡、處理污物。另一次是發現阿那律由於精進過度雙目失明，無法縫補衣物，就親自爲他穿針；對於阿那律的疑惑：「佛陀已是福慧圓滿的人，爲何還要幫我穿針？」佛陀慈藹地說：「我比世間任何人更重視、精進培福，……世間種種力中，培福力是最殊勝的，佛道是由培福所累積成就。……我雖

然已經成佛，但是對於布施、教導持戒、忍辱、爲人講說佛法義理、愛護衆生和追求無上的真理，仍然精進不懈，沒有疲厭。……」（註五）

佛陀以智慧的開示、慈愛的關懷和照顧來教導、培育僧伽，不只因爲僧伽是捨離世人難斷的世俗情愛，將身心奉獻於僧團的人；更重要的，佛陀以流露出平實、圓滿的人格典範，點亮僧伽心燈，使住持佛法的心願，經由精勤效學成爲可能。

一生辛勤不懈於僧伽化育，佛陀晚年座下僧才倍出，像人們所熟知：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說法第一的富樓那、持戒第一的優波離……等，他們對於當代佛教的弘傳，都曾發出很大的力量；而佛陀涅槃後，由迦葉尊者率領僧伽完成的經律結集，更使佛法得以綿延流傳於後世！

#### 【附註】

- 註一：《大藏經》二十二冊，第二二八頁下，〈摩訶僧祇律卷一〉。  
註二：《大藏經》一冊，第七五五頁中，〈中阿含經卷五十二，周那經〉。  
註三：印順法師，《佛法概論》，第二〇頁，〈法與法的創覺者與奉行者〉。

- 註四：《大藏經》二十二冊，第一〇五三頁，〈比丘羯磨法〉；第一〇六一頁，〈比丘尼羯磨法〉。《大藏經》二十三冊，第三九七頁，〈十誦律〉卷五十四。  
註五：《大藏經》二冊，第七一七頁中、七一九頁中，〈增一阿含力品〉第三十八之一。

# 中國傳統僧伽教育鳥瞰

釋正思

佛教東傳入中國以後，基於文化、民情的不同，在佛學思想、僧團制度和僧伽修學的型態上，都有了極大的轉變；其間，佛教的興衰，雖與時代政治、社會密切關連，而最主要的還是在於僧才的有無。

縱觀中國佛教史，在隋唐以前，佛教初入中國，以譯經、研究佛法義理為主，各譯場、講席興盛，成爲僧

人引頸企盼的高等學府，另一方面，

帝王崇敬高僧、信仰佛教，不但以國力護持譯場，也發明用試經來考核、

唐以後，直到明清，叢林制度漸漸僵化、廢弛，僧人世俗化日深，而中國佛教也呈現衰竭現象。

度僧，乃至建立僧官制度；隋唐時，佛教融入中國文化、社會，八宗創立，其中禪宗在「馬祖創叢林，百丈立清規」之下，發展出中國以寺院爲中心的僧團制度——叢林制度，帶動各宗寺院群起效尤，以爲育僧搖籃；隋

因此，若要窺探中國佛教，歷代僧伽的教育概況，我們可嘗試將焦點集中於：中唐以前僧伽的佛學教育、百丈禪師以後禪宗的叢林教育上，來加以觀察。

## 一、唐以前僧伽的佛學教育

大體說來，唐以前寺院的僧伽佛學教育，分有四個層次（註一）：

1. 教導讀書、識字——例如隋代的寒山、拾得任行者時，原都目不識丁，但他們出家修學有成後，竟成爲一代

詩僧，留有許多禪詩傳世。

2. 對已識字者，引導進一步學習某佛學專論——例如道安法師幼年出家爲沙彌時，雖領執種稻耕田，但將其師所

授之經書帶到田頭，運用休息時間誦

讀；再如陳宣帝時曾詔令，建立律學學校，課堂分設於京邑各大寺院，由二十餘位精通律學的僧人任教，學生三百多人，經過數年的學習和嚴格考核，成就了許多律學專門人才（註二）

。此種寺院僧伽教育方式，在隋代時最為盛行、完備。又如隋文帝在長安寺院所設立的五衆主、二十五衆主，由精通某一經論或博覽三藏的義學高僧，分別以「涅槃衆主」、「大論衆主」等講座名義，主持以寺院為中心的專科或通論式教育（註三）。

3. 遊方參學，或參與講席——學僧在熟悉某一專論後，想進一步博通三藏，兼弘外學，他們通常探巡行各寺院，隨方參學的方式完成。其中，講席為專以論辯方式講學的佛學論壇，但是中唐前寺院的最高層佛學講習所，也是高級佛學人才的養成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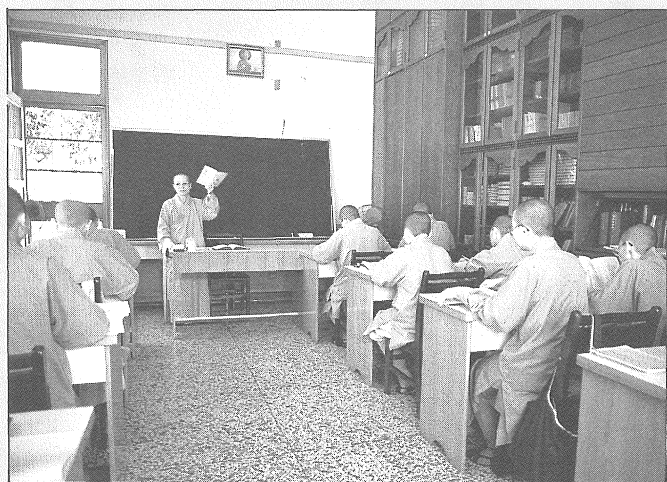
4. 譯經場——是另一種型式的高級佛學講所，當年由鳩摩羅什、玄奘所主持的譯場，每有隨譯者三千；譯場一邊翻譯經典，一邊就所譯內容為大眾講解，所譯所講都是剛由西域介紹到中國的經典和佛學理論。

此四層次中，以譯經場對於早期佛教經典翻譯的貢獻最大，而且制度

穩定完備，持續長達約九百年之久。經典譯出通常採譯講同施的方式進行；除玄奘、義淨等少數者外，譯場幾乎都由西域或印度來的僧俗領導，稱為「主譯」，他們負責誦出原文，接著口譯成漢語，不懂漢語的主譯，則增設「傳語」負責口譯，再由主譯講解經義、接受聽講大眾質辯，《高僧

傳》中記載，鳩摩羅什譯《小品經》與《成實論》時，就曾和參與譯場的大眾幾番「諍論問答」，「交辯文旨」（註四），直到聽者都無疑惑，才由「筆受」集合聽眾筆記作為參考，寫定譯文，最後再與原文校勘，終成定本；而其他的筆記，則另整理成解釋經文的義疏。

經由講解、論辯，釐清經中名相、微義，不但可使譯意更接近原本，參與者也等於聽講佛學，接受教育，他們往往成為日後最先依據譯本講經的人，因此，也造就了不少有建樹的講經、義解高僧。例如講《中論》、《法華經》的道融，講《成實論》的



◎現代僧伽佛學教育之  
——聽講佛法的義

理。

（攝影：楊雅榮）

僧叡，乃出自鳩摩羅什的譯場；講《涅槃經》的智嵩，出自曇無讖的譯場，他們都是當代進一步將佛法推廣、弘通於民間的生力軍。

## 二、百丈禪師以後的叢林教育

禪宗叢林的創立，代表佛教中國化的完成，也使中國佛教從最初傳入的譯經、義解時代，進入到以禪修、行持為主導的時代。對於叢林，禪宗有句話說：「所謂叢林者，陶鑄聖凡，養育才器之地，教化之所從出，雖群居類聚，率而齊之……」叢林如何培育僧伽呢？

叢林寺院十分重視制度，以制度規範常住數百千人的作息、修學，所謂：「規矩者，叢林之元氣。」因此，叢林儀規和參禪是禪僧們不可分離的日課，例如：百丈禪師叢林清規，即立有叢林大眾「朝參」、「夕聚」的規矩；宋朝宗頤的「禪苑清規」也提到叢林必有的「小參」制度，說它

隋代以前，熟學梵文的人少，譯經場多採開放式，參譯者常多達千數百人，類同今日大型的演講討論會；到了唐初，譯經場在帝王的國力護持

是以家訓綱紀叢林，並定有法儀，以賓主問酬的方式進行。

叢林裡的教育中心是禪堂，其中可以容納數百到千人，四面設大廣單（即通舖），每人一舖位，作為養眠、打坐之用，中間是空庭，用作衆人行香、跑香的處所。禪堂的功課，每日十柱香用於禪坐、行香，晚上方丈和尚或於禪堂「晚參」，或在「法堂」為衆開示，內容皆從事相引導用功參禪的法門，不做經論講解；而將這些開示內容紀錄傳世，即是歷代禪僧所熟讀的「禪門語錄」。

禪宗認為講經習論是義解法師的事，因此必要演講經論時，常另闢「講堂」，由「座主」負責，但也有寺

下，制度更加完備了，參譯者也逐漸精選當代佛、儒、訓詁學的翹楚，在人數上雖大為減少，卻仍是佛典譯、講的最高學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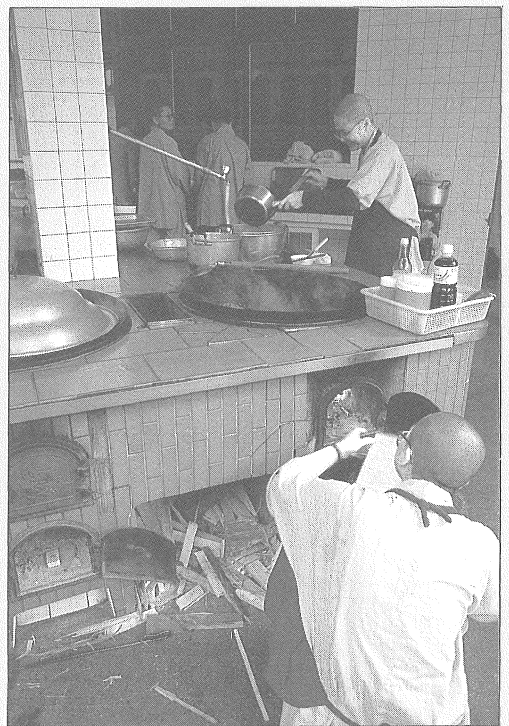
院遵守「冬參夏學」的規律，在每年四月十六日到七月十五日「結夏安居」期間，安排講經活動，由方丈或外聘佛學專家擔任講席，講經的方式分有四種：

1. 「大座」——是在莊嚴的儀式下，由主講和尚開講。
2. 「偏座」——由主講和尚指派弟子，為衆複講相同內容。
3. 「研究」——指由大眾自研經疏，遇有不懂處提出討論。
4. 「小座」——由主講和尚，從聽衆中抽籤決定上臺者，複講相同內容。

除此，禪堂外還有多數擔任執事的僧衆，他們服膺方丈依叢林四十八

單請任執事，以領執的方式修學。叢林執事在「方丈」之下分設東、西兩序，西序執事多屬於教育方面，以「首座」為領導；東序屬總務、管理方面，以「監院」為領導。領執僧人所接受的主要是生活教育，強調搬柴運水無非是道，並由方丈和尚或得道者，在適當時機加以點撥，以助其明心見性，圓滿修學。

叢林的入學資格不限，只要有求法的真誠即可，畢業年限也不拘，悟明心性就算畢業，即可法化一方，弘揚宗法。單一個叢林的制度儘管完整，但若從佛教整體來看，叢林與叢林之間，在教學上，幾乎不存有任何連繫、關連，因此學僧若半途離去，只



◎離開講堂，執事學習仍是今日僧伽教育的重要課題。

(攝影：楊雅棠)

得以隨機參方的遊學方式，轉往其他叢林，繼續完成其修學。

叢林的教育制度雖然完備，只可惜，明末以後真正能遵行者漸少，叢林寺院僅剩僵化的軀殼，僧人的教育

隨之日漸廢弛，佛教更因此積弊日深。直到民初，太虛大師力圖振衰起敝，參考西方的教學理念、制度，大力倡導僧教育、辦佛學院，中國佛教才又重現生機。

#### 【參考書目】

- 一、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東初出版社，七十九年初版
- 二、蔡金濤，《禪宗的教育思想與實施》，五十六年六月

#### 三、釋依仁，《僧團制度之研究》

- 四、吳麗玉，《近代佛教先覺者楊文會》，七十九年六月，師範大學

#### 【附註】

- 註一：謝重光，《漢唐佛教社會史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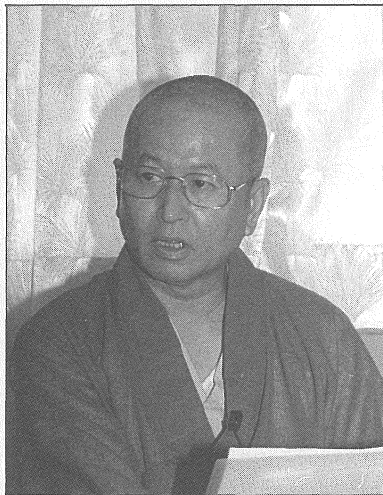
五七～三五九頁

- 註二：《續高僧傳》卷二十一，《曇瑗傳》
- 註三：《續高僧傳》卷十三，《善胃傳》
- 註四：《高僧傳》卷六，《曇影傳》；《出三藏記集》卷八僧叢撰《小品經序》

【專輯】  
訪淨心法師談——

# 三壇大戒，進入僧團的第一步

編輯組 || 採訪·整理



1. 法師認為，傳授三壇大戒對佛教和僧伽的修學來說，有何重要意義？受戒在臺灣現代僧伽的養成過程中，具備什麼功能？

答：傳授三壇大戒對佛教來講，是為紹隆僧種，培育新一代僧尼，讓僧團穩固，佛教得以延續；受三壇大戒也

是僧人成爲人天師範，弘範三界的基礎，非常重要。戒子最重要的是要有道心，亦即是真爲了生死、爲奉獻佛教、爲追求至高無上的佛法來出家；還要有好的品性、品德。有些寺院，對於求剃度者，先觀察才讓他剃度，學習一段時間，才送來受戒，這比較好的做法。

在僧人的修學中，受三壇大戒是塑造僧格的基礎教育。臺灣目前雖然有很多佛學院，但一般都較偏於解門，對於寺院生活、僧人基本威儀方面的課程，例如：早晚兩堂課誦、打法器等不大可能安排。過去戒期這方面課程也不多，這次要加強，所以雖然

戒期延長爲兩個月，時間還是不夠用。

在日本，要成爲「僧人」須先接受大學教育，再到他們宗派的大本山，接受一至三年的養成教育，學習各種規矩、威儀，最後經考核，才取得「僧人」資格；如果想當住持，還得繼續進修，考取資格才可以。而目前臺灣僧人是一受戒成爲法師，當中的教育並不多，出壇後馬上要弘法利生、創建道場，基礎沒打好，不但自身修行不踏實，領衆也似懂非懂，這對僧人修行、對佛教都沒有好處。做爲僧伽最初養成教育之一的三壇大戒，如果沒辦好，直接影響的是整個僧伽團體。

2. 三壇大戒的教學目標為何？為達成此目標課程如何安排？課程間的時間比例為何？

答：白公老人曾說：一個僧人要擁有十五畝田，將它分為三段，第一是自已能用功、修行，除了打坐參禪外，

還要能做早晚兩堂功課，這就有基礎的五畝田，才有飯吃；再來的五畝田要能為佛教護法衛教、辦理僧事；最後的五畝田是弘法利生。這雖是老人的想法，但看現在日本「僧人」，儘管他們娶妻、葷食，他們對敲打唱念，寫文章、講佛法樣樣都會，所以我想受戒後，一個僧人不能不懂戒法、敲打唱念；至於弘法利生、辦事等需較長的時間來養成，不是三壇大戒能成辦的。

此次光德寺三壇大戒的課程，在講戒方面——沙彌、比丘、比丘尼、

3. 我們知道，僧伽擔負住持佛法、化導世間的重任，因此佛制戒律對度人出家

菩薩戒戒文，都安排了三十小時，希望戒子能了解戒法，避免過去講戒時間短，連消文都沒有辦法，只能念過去的情況；其他，還安排講佛遺教經、八大人覺經、毘尼日用。

再就是關於課誦、敲打唱念，也安排了相當多時間，希望進戒壇一個月後，就分班由戒師輔導新戒實際敲打法器，雖無法把握每一戒子出壇時，完全會做早晚課，不過至少可以打一點基礎，回到常住就可以運用。

此次戒期的最大特色，是將各種威儀示範先製成影帶，運用放影機教學，免除戒子看不到戒師示範的情形，希望他們都能明白、會做每一動作、細節；這項教學，安排了近二十小時。

綜合以上，每日課程的安排是：早課、早齋、出坡以後，先有一堂自

，進入僧團也有規定，現代三壇大戒，如何進行篩檢戒子這項重要的工作？依

修課，讓戒子背誦；然後兩堂各五十分鐘的講戒，時間不要長，戒子才能集中精神聽講；接著半小時將禮請來寺長老為新戒開示，或由我一系的來講解戒律綱要。下午和晚間，除演禮外，全部排為敲打唱念課程。過去戒期，晚間是拜願，現在我們不天天拜願，我想安排關於國際佛教制度研究、比較方面的課程，介紹日本、泰國、錫蘭等國家不同的佛教制度。比方說，在日本出家要有什麼手續？出家後，要先接受什麼教育？當住持要接受什麼教育？經過什麼階段？泰國佛教設有公侯伯子男五爵的階位，是怎樣的修學歷程？最主要是想讓戒子了解，不是「受了戒就是大和尚」的觀念，也希望藉此慢慢建立起臺灣的佛教制度。

據的條件或原則有哪些？

答：戒子的考核、篩檢，分三個階段來進行；第一階段是從報名單來看，當然不可能百分之百將問題找出來，不過根據經驗還是可以看出問題，通常我們會去追究他師長的簽章是否真實，現在則會多問其師父在什麼地方

受戒，如果還有疑問，就會請他把他師父的戒牒寄來。報名單一經看出有問題，就先由法師或當地佛教會前去察看。曾有一次，我們循報名表去找戒子的常住寺院，一進去看不見佛像

4. 過去每年三壇大戒，戒師到不同的寺院去傳授，戒師和戒常住方面，是否遭遇到困難？可以如何改善？戒常住應如何與戒會配合？（亦即事務方面應如何與法務配合？）

答：最常遇到的困難有：戒寮不夠，造成戒子的規矩無法建立、戒子經由戒常住關說進入戒會……。像這類問題，過去戒會通常無法要求，只能管法務。以往造成超收戒子的主要原因

，供奉的竟是清海的照片，當然就不讓他受戒了。這項篩檢工作還需戒常住配合，否則戒會把戒子淘汰了，戒常住又通知他來報到，許多不必要的困擾就會橫生出來。

戒子報到當天，是第二階段的檢核，主要是從戒子是否虔誠、對戒師有禮貌，來判斷戒子是否真發心來求戒，所以雖說人來報到了，還是有可能無法進戒壇。進戒壇之後是第三階段的檢核，引禮、引贊法師天天跟在

，是戒常住認為戒子多多益善，才能代表傳戒的勝況，因此人數不肯少下來。解決之道是疏導戒常住認識：戒會的殊勝是傳戒的成功與否，不是以戒子的多少來衡量，應從戒子出戒壇後，能否養具成爲出家人的條件來看。今年我們將依戒寮的容量來收戒子，如果求戒者很多，我向戒師同僚們說：現在人團法開放了，我們可以明年春天再傳一次。

他們身邊，了解他們，如果發現戒子根本不想學習，我們還是會請他出堂。基本上，第三階段時，每一科都會舉行考試，但會依每人不同的學習能力來考核。這次戒期有六十天，正授菩薩大戒排在第五十九天，最後一天是隆重的頒發戒牒儀式，我希望透過這儀式給有道念、肯學習的戒子一些鼓勵、肯定，用來提昇戒期的學習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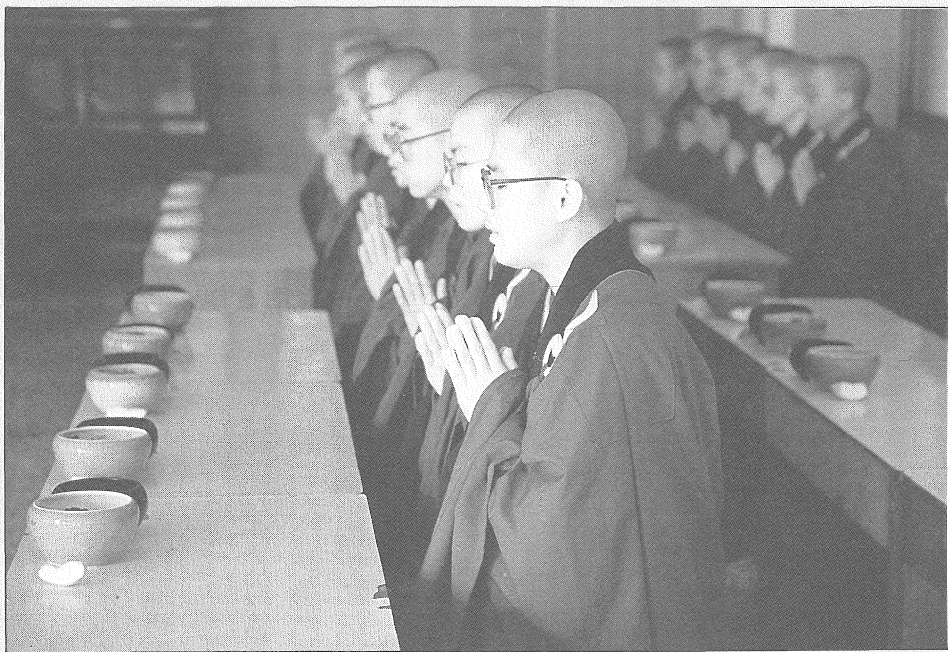
另一項困難是關於上堂。民國十六年，我到佛光山三壇大戒會當總開堂時，因為齋堂和大殿距離很遠，我建議：只有星期天和正授日才上堂，以節約戒子的時間、體力；第二年松山寺傳戒，一開始也這麼做，可是後來經不起信眾壓力，只實行了一半，戒會也沒辦法再要求。今年我們把上堂齋訂爲最高，表示上堂仍是一件很隆重的事，也會告訴信眾，一定要



在集中上堂的那幾天來參加上堂儀式，平時則到戒子過堂時拜，我想引導信眾認識到：傳戒會的殊勝，在於成就新戒的學習。至於打齋，只要發心就有功德，不一定要拜齋，能不耽誤新戒的功課，我相信功德會更難得。

5. 人團法開放後，若各處競傳三壇大戒，法師以為可以怎麼做才能避免濫傳的弊病，讓傳戒真正能落實在僧伽基礎階段的教育功能上？

答：這問題可從兩方面來談，一是人團法開放後，到目前為止的幾個傳戒道場都不錯，在基本上他們認為傳戒是一件很慎重的事，不會濫收戒子；至於以後該怎麼做，我想可以透過良性互動，帶動好風氣，建立好的傳戒榜樣，鼓勵戒子到傳得好的戒場求戒。另一是戒會方面，要加強戒子的檢核工作，好的戒子才收，不好的縱有百千個也不要，有這種魄力雖仍無法完全防止濫傳，但至少可以防止三分



◎過堂等五堂功課，也都是僧格養成的基礎教育。

(攝影：楊雅棠)

之二吧！比方，光德寺今年傳戒，有戒子說戒期太長、太辛苦了，我聽了就告訴他：如果不想接受嚴格教育，

你就不必來，縱使來了又有什麼用呢！所以，傳戒的品質將會影響該戒會可否繼續傳，但很難完全避免濫傳。

6. 以法師的經驗，戒子們受完戒後，最好再受哪些教育，以養具成爲現代佛教的宗教師？戒律方面如何進一步研學？

答：戒律研學方面，在戒期中，我們都會告訴戒子，律藏在藏經的哪裡，可以看什麼註解，如果要進一步加強

，我想告訴戒子研讀的次第和如何尋找資料，這是自修研讀方面；我們也曾經在日月禪寺傳戒完後，嘗試舉辦戒律研習營，但報名的人並不多，原因有二：一是和戒期間隔時間太久，戒子的心疏遠了；另一是戒子的常住、師長，怕他一去不回，所以不讓他

7. 辦三壇大戒所需要的師資有哪些？各負責什麼課程？傳戒會的師資最好能具備哪些資歷？

答：傳戒會師資和他們負責的課程，各是：

一、三師和尚——負責主持受戒儀式和講戒課程，需熟悉授戒儀軌、明瞭戒律。

參加。因此，今年我們考慮在出戒壇後兩、三個月就舉辦，也許來的人會多一點；關於第二個障礙，我想如果戒子的常住能夠教育他，這是最好的，如果不能，我們也希望能承擔起這個責任。

其他方面的進修指導，過去我們沒有做過，不過我想如果時間許可，有必要在戒期中，先去了解他們的志向，給予各別指導。一般說來，受戒是一短期教育，佛學院是較長期的教育，以前白公老人辦中國佛教三藏學院，就是想：戒期中薰習較多的只有

二、尊證和尚——主要是列席，爲戒子證明受戒。

三、開堂、陪堂和尚——總理戒壇所有的法務和課程，需熟悉戒壇的規矩、儀軌。

四、引禮法師——負責大堂演禮課程的教授、示範。

五、引贊法師——與戒子實際生活在

戒學，定、慧二學可以在佛學院中陸續學習。至於，戒期教育與佛學院教育的銜接問題，我想可以從「佛學院要培養怎樣的學生」探究起，有的可能只要學問高、會講、會寫就好了；有的會強調身爲僧人不單單學問就好，要能行解相應。佛學院也是培育僧材的教育，並不只是研究學問，從前白公老人的佛學院，對這項要求很嚴格，所以學生學問不一定非常好，可是道念會建立起來。

一起，觀察其學習情況，並輔導生活威儀、細行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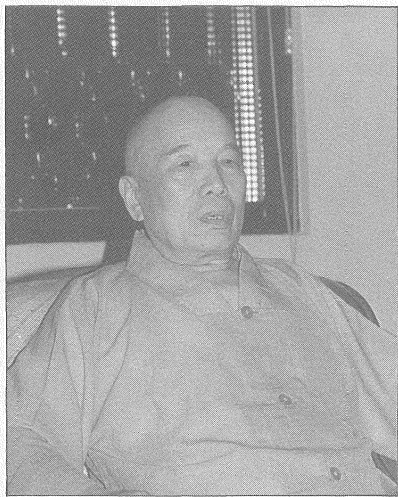
普遍說來，傳戒會師資若能有佛學院的解門基礎當然更好，不過還是行持最爲重要，如此才可做爲戒子們學習的楷範，而其中，引禮、引贊法師若能具備傳戒經驗，會更好。

【專輯】

訪真華法師談——

# 福嚴佛學院辦學概況

釋見重 II 採訪  
釋見寬 II 整理



1. 法師領導福嚴佛學院辦學多年，請談談福嚴佛學院的辦學理念、信念，您如何將它們貫徹在教學行政當中？

答：我一直抱著「兩肩擔道義，一心報師恩」的信念來辦學，認為：佛學院教育重在學力，而不是學歷，因此招生時不限制學歷，學僧從僧人的生活、品格學起，也就是從基礎教育，從佛學院的

規矩學起；我們儘量不聘請「講是一套

、做是另一套」的教師，這是我的原則。辦教育不能只有一套固定規則，機會教育十分重要，所以我會隨時隨地觀察學生，善用規矩。而行政人員、教師有問題可以直接向院長反應，但我要求：不在其位，不謀其事，當老師要把課上好，當學生就要把學生當好。

2. 從您的辦學經驗中，佛教界、大社會提供佛學院辦學什麼樣的支援？福嚴佛學院目前辦學遭受什麼樣的困難？

答：支援是很少的，不過據我所知，依

臺灣目前的經濟情況，佛學院因經費問題停辦的很少，福嚴佛學院雖一直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勉強還可以辦下來。

佛學院辦學最難的是人事問題，包

括行政人才與師資兩方面。辦學行政方面的人事體制，有總務、訓導、教務，大致說來，現代青年較沒耐心，也缺乏擔當精神，因此只要環境稍不合適、不

順心就走，很少考慮後果。人力缺乏的結果，通常三個人的工作量由一個人來承辦，例如初、高級部的教務主任由一

人兼任，我本身則是院長兼訓導，總務部門則由高級部學生來承擔，一位負責庫頭（廚司），一位出納，一位管庶務，

庶務就是安排出坡等人事。其中最難的，還是管理學生生活的訓導工作。

### 3. 師資和學生的來源方面呢？

答：福嚴佛學院辦高級部即是爲了培養師資，學僧沒有從特定的道場來，還有

從新加坡、香港等地來的。一般說來，學僧的流動率很少，第一學年接受插班生，第二學年就不接受了；退學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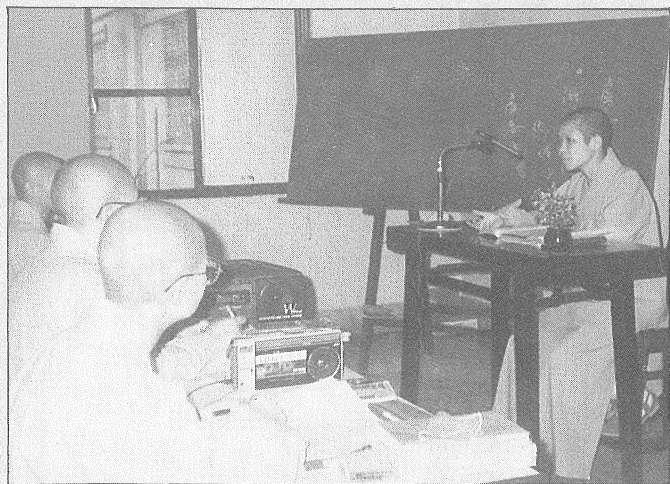
第一學期賠一萬元，以後每多一學期再多一萬元；退學賠償是一種象徵，表面看來是罰款，實際則是鼓勵同學向學。

### 4. 福嚴佛學院的課程、師資如何安排，以完成辦學理念？

答：課程並不是每一屆都一樣，會變動，但增減不大。因福嚴佛學院重視宗教情操的培育，各部級的排課情形大致如下：

初級部——第一學年重點在律儀、行持，管教也特別嚴。第二學年課程份量加重；如：金剛經、佛法概論、佛教史、妙雲集（成佛之道）、唯識（二十頌、三十頌）。第三學年則以論典爲主，如大乘起信論、大乘三系等等。

高級部——在三系方面都已經有一點基礎了，因此較偏重於研究。課程以



◎僧伽的佛學院教育學  
力重於學歷。

（圖片取自福嚴佛學院特刊）

安排各種主題作爲大家討論、研究的重點；也學習語文，但重點不在會話，而是要能看、能翻譯。

師資方面，變動率很大，我當院長十五年來，自始至終負責教職的還是有，他們通常抱持「在福嚴任教，犧牲一點也值得」的心念。

【春風化雨】

# 如何修空觀（上）

法燈法師 講  
章積法師 譯

（編者按）本文是泰國籍法燈法師（PHAMMAHA PRATEEP UJ. JAMPANYO）為香光尼衆佛學院學僧開示的部分內容，法師曾修學於佛使尊者解脫自在園七、八年，精通巴利語文及佛教究竟空、無

我的真理。法師此次開示即針對「如何在生活中修空觀」及「如何掌握我與無我的關係」二個主題，作深入淺出的解說，從中可以瞭解佛陀教法的精髓，特刊出以饗讀者。

## 一、如何在生活中修空觀？

### 物質空與心空

佛陀說：「別禮敬我，但禮敬法；別相信我，但相信法；別皈依我，但皈依法。」在南傳三藏經典裡，法有八萬四千個名字，「空」可以涵蓋一切名字，「空」是佛教的心鑰，它存在每個地方。佛陀發現它，並宣揚公布出來，佛陀說：「我所宣說的全部都與『空』有關」。有人曾問佛陀：「您怎樣安住？」佛陀說：「我安住在『空』中」。

要瞭解「空」就得把本來認為有個「自我」的感覺反過來，就是空掉「自我」，讓我們的心安住在「空」

中。

一般人不知如何學「空」，以為「空」是什麼都沒有。「空」有二個層次：第一是什麼都沒有，譬如我們的口袋空了，就是袋中沒有東西，這種「空」我們稱爲「物質空」，以眼睛判斷，把東西拆開或毀滅時就是空了，一般人理解的就是這種「空」。第二是「心空」，這種「空」要用心裡的眼睛——慧眼來看，空掉自己的身體、自我，甚至一切。眼、耳、鼻、舌、身、意接觸外境時不會動亂，看清楚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執著，我們的心就能放下諸行，永遠在平常心中。

### 身、心皆安住在「空」中

現在讓我們來觀察「空」。人能生存是因時常安住在「空」中，但我們不知道「空」，就像我們吃飽之後

，還不知道這些食物叫什麼名字。假如沒有「空」的地方，身體就不知道要住在那裡，甚至一切東西也沒有安

住的地方，所以「空」接受一切並讓一切得以安住。

看看這身體如何生活在「空」中？假如母親的肚子不空，我們就不知要住那裡；整個身體若不空，不能容納各種器官；血管必須是空的，血液才能循環；鼻子必須有空間才能呼吸，不然立刻就會死亡；耳朵也要有空間，否則就聽不到聲音；如果肚子不空，食物吃進去要放在那裡？這教室若不空，我們就不可能在這裡座談了；馬路如果不空，我們也不能開車到這裡來；煮飯的鍋必須空，我們才能煮飯；假如水不空的話，我們無法將它喝進嘴裡，也不能拿來沖涼；假如食物不空，我們不能咬碎吞進肚子裡，所以我們的身體時常安住於「空」中。

生命可以生存下去，是因我們的心安住在「空」中

### 修行空觀秘訣——別聽信別人

修行時要結合戒、定、慧，心才可能「空」，缺少任何一個是不可能的。小心謹慎就是戒，專注就是定，觀察思惟就是智慧。如現在大家很謹慎地聽，這就是戒律；很細心、專注地聽，就是有定力；聽時觀察、思考它，就是智慧，如此我們的心當下就「空」了。假如我們沒有修行戒、定、慧，心就不「空」，愈聽就愈亂，愈聽就愈不懂。

修行空觀的秘訣——別聽信別人，心自然就會常在「空」中。但假如認為什麼都不聽，就會生起頑空，這

。有人以為內心永遠有煩惱，所以他不認為心安住在「空」中。另外也有人認為心本來就安住在「空」中，煩惱只是偶爾生起，擾亂我們的心罷了。其實我們的心原本就已經「空」，但由於我們產生各種煩惱，心就不再「空」了。

大家看看自己的心，現在有沒有嫉妒別人，喜歡或討厭某種東西？目前的心是不是中性的？舉例來說，假如現在突然有個人跑進來，用粗戾的語言責罵我們，若有人具足智慧保護心，心就能安住在本來的「空」中，若有人對那人生起瞋心，他的心就不「空」了。這股情緒可能持續一、二年，雖不常生起，但當缺乏智慧或失去正念時，瞋恨又再生起，心仍然在苦惱中，這是自己可以證明的。

是會出問題的。我們必須遵守這社會上所制定的許多規律，假如不隨著去做，心會因此混亂，如泰國比丘來到台灣，若不聽從這裡的規矩，相信會產生很多問題，心就無法「空」了。

佛陀在噶拉瑪經裡有十種教導，它說明當我們聽到任何一種說法時應該持有的態度。這部經是為那時印度的某個種族而說的，他們住在噶拉瑪村，每個宗教導師都會經過這地方，而他們都很堅持自己說的才究竟，別人的不究竟，噶拉瑪人就很迷惑，不知要相信誰，所以佛陀就跟他們宣說噶拉瑪經：

(一)不可因為他人的口傳、傳說就信以為真。

(二)不可因為奉行傳統就信以為真。

(三)不可因為傳聞就信以為真。

(四)不可因為宗教經典、書本就信以為真。

(五)不可因為根據邏輯就信以為真。

(六)不可因為根據哲理就信以為真。

(七)不可因為符合常識、外在推測就信以為真。

(八)不可因為符合自己的預設、見解、觀念就信以為真。

(九)不可因為演說者的威信，就信以為真。

(十)不可因為他是導師，就信以為真。

總結：不可聽信別人，但要聽信自然定律、因緣法

則——無常、苦、無我。

經典不是不可相信，而是我們要在學習後去修行，看看是不是可以止息煩惱。假如可以止息煩惱，它就可以相信，假如不能止息煩惱，就不要去管它，因這部經會使我們更加迷惑。

為什麼說不要聽信別人？因他們所說的並不真實，都是假名、假有。且看看達摩祖師如何宣揚空，他閉關在山洞裡九年，什麼都不說。慧可向他求法不得，最後砍掉手臂表示虔誠求法的信心，他告訴達摩祖師：「我心不安，請求師父幫助。」達摩就說：「你把心拿出來，我幫你安。」慧可當下就開悟了。因為心本來就是「空」的，是我們組合、造作出來的，我們相信外在的語言，心才會很迷惑。

舉例來說，有些人說鹽是鹹的，我們必須去吃鹽，真正感覺是鹹的之後才相信它。這樣我們就不是相信那個說的人，而是我們相信鹽裡面所具有的鹹味，同時這種鹹味很難解釋給別人知道，誰吃到鹽，他就感覺到鹹，大家都有同樣的感覺。我們的心會混亂，是否因相信別人，忘掉無常、無我，而製造出很多問題，你們應該自己去觀察。

在禪宗裡有這麼一個故事：一位小姐和某某男士發生關係而懷孕了，父親問她那孩子是誰的，她說是師父的，父親非常生氣，帶很多人到寺廟去咒罵、誹謗。師父不為自己辯護，只說一句話：「他們這樣說的，是嗎？」他的心不再起造作，因他不相信別人說的話，而使心時常在「空」中。直到這位小姐生下孩子，父親把孩子帶到寺院丟給師父，他憤怒地說：「你使他生下來，你就抱去養！」師父仍然說：「他們這樣說的，是嗎？」就把孩子收下扶養。而那小姐因造惡，心常苦惱，最後受不了內心的折磨，向父親坦承那孩子是跟某位男士生的。她的父親大吃一驚問：「為什麼你要說是師父的？」小姐回答：「因為我害怕父親會殺死那個人，那我就變成寡婦了，我相信父親最尊敬師父，不敢殺死師父，所以我便說是師父的。」這父親到寺院跟師父道歉，師父仍然只說那句話：「他們這樣說的，是嗎？」

這是很特別的修行法，它使我們接觸一切事物，而心卻在「空」中。

不是什麼，不成爲什麼

佛陀如何安住在「空」中？有個婆羅門問佛陀：「你是不是天神？」佛陀回答說：「我不是，也不成爲天神」；「你是不是人類？」佛陀說：「我不是，也不成爲人類」；「你是不是梵天神？」佛陀回答：「我不是，也不成爲梵天神」；「你是不是乞丐？」佛陀說：「我不是，也不成爲乞丐」。婆羅門迷惑地站著反問佛陀：「你到底是什麼啊？」佛陀說：「婆羅門！我不是什麼，也不成爲什麼。」

那就是一個清淨的「空心」，只做好自己的責任而已。佛陀一生都在盡社會的責任，到處度化衆生，不求任何回報；他修行以盡身體的責任，如必須要吃飯、沖涼、洗澡、大小便；他宣揚佛法以盡嘴巴的責任；而於菩提樹下成道時，佛陀的內心已經「空」了，完全結束內心的責任。佛陀常說：「不成爲什麼，不是什麼」，因爲在空性裡我們不可能成爲什麼，沒有實體，那就是本來的心。

有個婆羅門名叫莫格納，他非常怕死，前來問佛陀：「要怎樣脫離死？要怎麼超越死？」佛陀說：「莫格納！你必須要有智慧，看到一切是空的，除掉內心『我是這樣』、『我成爲這樣』的感覺，就可超越死了，死神不會找到這些看到世間『空』的人。」莫格納當下看到法的眞象，心就「空」了，解脫成爲阿羅漢。

「空心」就是一顆「不成爲什麼、不是什麼」的心，但在還是隨緣，以便在社會上做好責任。當佛陀進入這個眞理之後，佛陀跟誰生活在一起都沒有問題，甚至有些時候吃三個月的馬麥，有時吃剩下的食物，但他「不成爲什麼，不是什麼」，心常在空性中，佛陀就會說：「阿羅漢的境界沒有高也沒有低，全是一片清淨，他的內心已不再攀緣、造作，因爲已空掉一切了。」

舉例來說，身體是中立的，要這身體是什麼或成爲什麼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們正專注地聽，不感覺我是什麼、我將成爲什麼。等一下媽媽來找我們，我們就成爲孩子；哥哥、姊姊來找，我們就成爲弟弟、妹妹；老師來找，我們就成爲學生，學生來找，我們就成爲老師。實際上，我們「不是什麼、也不成爲什麼」。所以心必須安住在其上，這就是阿羅漢的心——空心。

有些人嘴巴受持阿彌陀佛的名號，但內心卻不知道阿彌陀佛是什麼，有些人希望死了以後到極樂世界去。我問各位，如果現在你們沒有跟阿彌陀佛住在一起，死了之後，阿彌陀佛如何接受你們？假如現在我們跟阿彌陀佛住在一起，死了我們就可和阿彌陀佛住在一起。所以不論我們做什麼都好，要有一個感覺——我不是什麼，也不成爲什麼，只是做好責任，以「空心」承擔一切責任，心就不會再掛念、緊張或憂悲苦惱了。所以把「不成爲什麼」掛在心中，去那裡都會跟阿彌陀佛在一起。

（下期待續）



# 西藏僧教育一瞥(中)

釋見諦II著譯

## 《四、入學條件及課程》

要進入一所學院，學生必須先進入一個類似同鄉會，或兄弟會的「康村」。進入康村的要求很簡單：申請人必須身心健康。進入康村之後，學生或自己禮請，或由康村執事人指派兩位老師，完成這兩項工作之後，學生才有機會被「介紹」給院方。要正式被學院錄取，學生必須通過各學院分開舉行的入學考試。透過康村老師的教導，學生正式開始準備入學考試。至於康村派出的這兩位老師，一位是學生的護法，另一位則為其教授師。某些僧院要求有第三位，做為學生的戒法指導人(諾布，1986)。若伯騰(Rabten)格西描述說：

在學生受教期間，他把身上所有的錢給他的護法，這位護法則負責提供其飲食及衣物。當護法的人負責照顧新生，不過他們必須完成格西學位，才能擔任這份工作。教授師則負責佛法的教學。(渥勒士，1980, p. 24)

入學考試由院長親自監考，學生必須背誦某些經典

，並與校方指定的辯論夥伴辯論該經典的內容。從進入康村開始，學生同時也為自己終生的修持，展開四加行的行門功課。

要進入密院，已獲得朗仁巴格西學位的學生，可免去口試，沒有格西學位的人，則必須通過一連串口試，以證明他們的修學能力。其入學的程序與進入經院大致相同。

像西洋大學每個學府設有許多學院一樣，西藏的僧院也有類似的學院。正如諾布(1986)所說的：

噶巴(Gyupa)札倉，札倉即學院之意，專為致力於修禪觀的學生而設；讀克(Dukhon)札倉則主修密秘之學；醫學於面巴(Menpa)學院；最後還有色杜林(Shadruping)札倉主修邏輯與辯論。

可是，西藏佛學院與西洋大學也不盡相同，西洋大學主要的重點，是教導學生適當的知識與技能，好讓他找到理想的工作，改善當前的生活，因此個人內心的祥

和與清淨，不是主要教育的重點。可是西藏佛學院把佛法的修學放在第一位，爲了有效理解體會所學，學生在心這方面受到嚴格的訓練。這些訓練首先讓學生慢慢解開思想上與情感上的煩惱，再進一步直接體驗所學（渥勒士，1980）。

達賴喇嘛指出，基礎教育的目的是藉各種知識，打開學生的心胸及視野，透過心的鍛練，使其成爲良好的官能。（達賴喇嘛第十四世，1983）爲達到這些目標，許多方法都必須用上，譬如除閱讀與寫作之外，背誦、辯論、靜坐等都十分強調。

噶魯派色杜林學院，所有學習都針對格西學位，課程分六大科：共同科目、般若智的研究、中觀、因明學、戒學及論典研究；這些科目又編排爲十四或十五個階段。雖然較聰明的學生，可能某階段修學的時間可短些，可是大致所有的學生，都必須按部就班次第而學不可躐等。這十五個階段爲：

- |          |                       |
|----------|-----------------------|
| 1. 初級共同科 | 9. 入中論初級              |
| 2. 中級共同科 | 10. 入中論高級             |
| 3. 高級共同科 | 11. 戒學初級              |
| 4. 初級論學  | 12. 戒學高級              |
| 5. 高級論學  | 13. 俱舍論               |
| 6. 初級選修科 | 14. Karam 詳盡地探究戒律與俱舍論 |
| 7. 高級選修科 | 15. Iharam 五大論的總複習    |
| 8. 般若智   |                       |

每年只有二位能從這班畢業（渥勒士，1980, p. 38）。噶魯派的其他佛學院，所訂的課程亦差不多，不同的是，每個學院可自行決定要選用那本論著，至於其他派別則有長短不等的課程。舉例說，寧瑪派的學生修課年限大概七年，噶舉派約十一年，而且這兩派的學生在修完課程之後，都還要依止一位擅長於禪觀的法師閉關三年。這段密集的修練，不但個人在宗教體驗上進步很多，對於佛法的認識亦加深了很多很多。

表一 佛學院的作息表

4:00~5:30AM	個人做大禮拜
5:30~7:00AM	早課、聽院長開示、早齋
7:00~10:00AM	與同班同學辯論
10:00~11:00AM	喝茶、背誦法本、閱讀印度大師所著之論
11:00~12:00AM	辯論
12:00~1:00PM	與別班混合辯論
1:00~1:30PM	回個人康村午齋
1:30~5:00PM	辯論天黑後一小時、上課、課後到午夜、正式辯論

西藏僧教育另一個特色，是學生在修學時，一段時間只修一科，同時把全部的精神放在經典背誦，閱讀相

關論著，並認真辯論其內容。就像若伯騰格西所說：「我把這部經背起來，並且復誦這麼多次，結果我可以流利得像口常會話一般地把它吐出來。」（渥勒士，1980, p.79）四年級學生一天典型的作息，可從上面表一得知。由於這個特色，學生往往要費上好幾年的時間，才徹底熟悉一部大經典。在修完十二級之前，學生一律叫做初參，按照規定初參學生，除非有老參推薦，而且經院長許可，他們是不可到校外聽其他法師講經或修法的（若透,1991）。直到身為老參，他們才有資格擔任輔導初參學習的工作。

##### 《五、校內的管理與結構》

西藏道場相當重視學問，就連要到一個普通的廟去常住，這個僧眾都起碼要有在正規佛學院，受三至四年的教育與訓練才行（渥勒士，1980）。任何一個要在道場擔任大執事的人，必須具備對佛法深厚的認識（法輪中心，1991）。

僧院的行政分為三層，每一個大寺院以下，可能包括好幾個自治札倉（學院），每個札倉下面又有許多自治康村。有些學院有將近二十個康村，有的康村住有學生約一千人。康村最初的形成，是由一群來自同一地區的僧眾所組成，因此同一戶籍的學生，便一定加入自己故鄉的康村。

在康村裡，僧眾出家與修學的年資，決定其權力與責任，年資深的很受尊敬，不過他們也有責任規矩年資

淺的。每一康村設有幾個糾察，他們負責守護大眾遵守康村的規約。在未通過入學考試之前，學生不可以跟大眾到學院去。

在學院裡院長（或稱方丈）是最高行政人員，在較大的學院裡，僧院委員會可能設有兩位以上的院長，以領導整個學府。通常院長一任是三年。佛學院院長除了每日必須向學生開示外，還要主持所有會議，監考所有重要考試，代表學院向外界交涉，對學院一切事務作最後決定（諾布，1986, p.197-98）。

諾布同時指出其他執事，如財務、庫房、書記，甚至寺院委員會都是由院長聘請。院長連合寺院委員共同禮聘、評鑑長老，長老是學院排行第二的職事，他們的責任是嚴厲督促學生用功辦道，並守持戒律。長老的工作份量很重，幾乎沒有空閒時間，他們除上課時間跟著學生外，學生放假期間，他們必須是去巡視隸屬於該學院的所有小廟及房舍。

原則上，每個寺院都是獨立自治的個體，他們有自己特有的組織，而且在管理上，佛陀的戒律及寺院共住條約是最高法規。雖然前面所說的每一座寺廟，在法派上都不是獨立的，可是在行政上，除了少數幾項大事之外，每個寺院還是相當獨立。許多大道場及各大宗派的領導，除了薩迦派之外，都是以轉世來延續，四大宗派的總部在所屬分院有糾紛時，有時必須介入解決，如果遇到嚴重難平之事，達賴喇嘛則成爲最後判決的人。對

於達賴喇嘛的決定，很意外的是，不論結果偏於那一方總是被心悅誠服地接受下來。這種強烈的信心，可從地爾勾堪哲仁波切（DilgoKhyentse）所持的觀念中看出來，他說：「不論他『達賴喇嘛』從事什麼事，他的行為都是爲了西藏這個國家，西藏的百姓，以及其宗教的利益著想。這是達賴喇嘛主要的關懷（理格仁&盧塞爾，1987）。

#### 《六、學校、政府及民間的關係》

前面曾經提過西藏的政治體制是政教合一式的，在家衆與出家衆各有約一百七十五的官員，平行一起治國。這個特色使得出家衆，從個人角度說，與民間的政府關係密切，事實上，在政府的組織裡，每一工作都有出家人擔任，甚至是看管監獄，也是一個出家、一個在家人共同協理（泰林，1986）。不過出家衆不同於在家衆，在家衆的官員大多是由貴族世襲而來，但任何一個出家衆都有可能從事官職。達賴喇嘛十四世曾經指出，出家衆促進了西藏貧賤階級的翻身，促進了西藏的民主風氣，因爲許多成就高的喇嘛，特別投生於佃農家。由於這個緣故人民對出身低的人心存恭敬（噶索，1990）。從團體的角度來說，出家人有其自己的組織，由於出家的人口多及寺院的規模大，因此，尤其是位於拉薩的幾個大寺院，他們甚至在西藏的國民代表大會裡擁有一些席位。他們所發表的言論也相當有力，舉例說，達

賴喇嘛十三世想要增強西藏的軍力，以防衛國家不受外界強國的侵略。擴大征兵，增購武器，提高寺院的地稅等案被提出討論。出家衆堅持其非暴力的信仰，不願意看到他們的國家及百姓，從事殺人的事，當然他們也不喜歡增加地稅這個主意，因此他們強烈的反對，甚至幾個位於拉薩的大寺院還示威抗議，結果達賴喇嘛的提案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在執行上也特別的小心（貝爾，1987）。實際上，政府有時不得已必須出動武力，以達到社會秩序的維持。達賴喇嘛第十四世指出僧團的保守力量，一向是西藏社會的控制力與安定力，不過在社會改革的推動上有時卻是一種障礙（噶索，1990）。不可思議的是，若有對政府的施政不滿意，西藏的百姓很少責怪達賴喇嘛，他們大多責怪擔任內閣的人，提供了達賴喇嘛不實的訊息（貝爾，1987）。

在拉薩每年新年的時候，這城市的警察則由哲蚌僧院的僧衆取代（此寺院是世界上最大的寺院）。這段時間裡城的規矩管得非常嚴，舉例說沒有任何人可以在市中心騎乘動物代步，女衆也不准服裝不整地在外面走動，有時候僧衆根本不准在街上出現，大家都知道僧警在使用鞭子時，不但毫不遲疑而且手下無情（泰林，1986）。達賴喇嘛有一個私人的寺院，這寺院位於拉薩的行政大樓布達拉宮裡。這寺院的僧衆負責協助處理達賴喇嘛的一切宗教法事。

（下期待續）



(字來頭·圖影)

「你喜歡這位作家的作品嗎？」

書，交給櫃檯員結帳，而這五本書，上前，伸出口氣就從架上抽出五步上怒氣，她把推開作家的肩膀，騰的「作家雖連聲道歉，卻沒能平息她的」沒好氣地說：「走路應該小心一點，」小姐的臉上露出厭惡的神情，一腳踩到了後面小姐的鞋尖兒。一想到就在他後退的大步的書兒，他決定取一個更適當的距離來觀賞，「眼見到他那七部大作的」全貌，一無關了，好一會兒之後，為要能夠

意自豪。

那排書來回翻着不停，顯得非常得著，他在書架前站下，對著一家書店，書架上正陳列著他的七本，有一位很有名的作家，一二次經過

## 「名聲耳」

服務員笑問小姐。

「這人寫的作品好極了，他真是位了不起的作家！」付了錢之後，小姐走出書店的當兒，還特意回頭，狠狠瞪了先前踩她一脚的作家。

此時，作家心中非常憤慨，很想叫住那小姐，告訴她：「妳所讚賞的那位了不起的作家，就是我！」但他

終究忍住了，沒有叫她，回頭想了想

，若果真叫住了她，相信那小姐也不會相信，可能還會回他一句：「你不配！」

親愛的朋友，如果您是這位名作家，此刻您會有怎樣的心情呢？

在這故事當中，我們可以發現：名聲其實只是一種「抽象的存在」，

也許平時我們把自己的名聲看得很重

要，以為那就是我；但在面對陌生人時，「名聲」並不寫在我們的臉上，「名聲」更不等於我們。若明白了這

一點，也許我們就不會像故事裡的作家，因為期待別人的稱羨而產生憤慨吧！您以為呢？

【一葉一如來廣播錄存】

## 「留意足下」

釋見命 II 集

在市鎮街上，有位氣度不凡的雜耍表演者，正在表演特技，他排出一人高的四支長矛槍，然後縱身一躍，漂亮地越過矛端，贏得在場觀眾的鼓掌喝采，紛紛投硬幣給他，眾人要求他再多表演一些。

表演者看到自己如此受歡迎，便得意起來，趁興拿起酒瓶，喝了些酒

，更加狂傲地想著：「跳越四支矛槍，對我而言太輕易了，再多一支矛槍，應該不成問題吧！」想著想著，便得意地向觀眾宣布：「今天，我將特別為各位表演跳過五支矛槍的特技！」

表演者的弟弟一聽到這項宣布，嚇得目瞪口呆，擔心地勸他：「您從未跳過五支矛槍，這樣做等於是自尋

死路，太危險了！」但是表演者喝了酒，膽力壯大，興趣很濃，又有這麼多觀眾讚賞，那裡聽得下弟弟的勸告呢？他輕忽地答說：「不要阻止我，你那裏知道我跳不過呢？」於是他走上前去，向那第五支矛槍挑戰。

結果，心有餘而力不足，他終究躍不過那第五支矛槍，活活地被掛在



(繪圖：陸承宗)

### 第五支矛尖上。

親愛的朋友，故事中的雜耍表演者迷失在大眾掌聲裡，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在全然沒有準備下，只憑血氣之勇就要跨越自己的極限，終於遭到

死亡的下場。事實說明，成功必需付出代價，實力是點滴努力所累積的，世上沒有一步登天，一蹴可及的便宜事。

禪門中也有句話說：「留意足下」意思是勉勵人在面對問題時，冷靜盪衡全局，作全面、周全性的思考，並踏穩當下的步伐，從既有的基礎出發，才能獲至一步步改善的可能。朋友們！別忘了「留意足下」！

# 上師(下)(The Guru)

Chögram-Trungpa 著

李豐斌 譯

馬爾巴發現這點以後，不再渴求從教理中得到什麼，他不再關心賺錢或獲得名聲，取而代之的，他想開悟證果。因此，他收集了金沙做為給那諾巴的獻禮，並再度前往印度。這一次他渴望見到那諾巴，並聆聽教誨。

可是，馬爾巴和那諾巴再度見面的情況卻迥異於以前，那諾巴看起來非常冷淡，態度幾乎可以說是敵對的。他對馬爾巴說的第一句話是：「很高興再見到你，你用多少金子要來換取我的教理？」馬爾巴帶了一大堆的金子，他打開包裹，只把一部分的黃金拿給那諾巴，留下一些給自己花費和作為回程的旅費。那諾巴看著馬爾巴的獻禮說：「不！這還不夠。我要更多的金子才肯將教法傳給你，把你所有的金子全部交給我。」馬爾巴只好再多給他一些，但是那諾巴卻要求全部的金子，兩個人就這樣你來我往

，最後那諾巴笑著說：「我的教法可以用欺瞞的方式學到嗎？」在這節骨眼上，馬爾巴降服了，並將所有的金子都交給那諾巴。但令他訝異的是，那諾巴把整袋金子拾了起來，開始把金沙都扔向天空。

突然之間，馬爾巴感到非常困惑狂亂，無法瞭解眼前所發生的一切，他辛苦工作所賺取的黃金就是為購買所要的教法，而那諾巴也明示需要金子，並且以此做為教導馬爾巴的條件，可是他現在卻輕易地把金子扔掉了！接著那諾巴對他說：「我為什麼需要金子？對我來說，整個世界就是黃金！」

對馬爾巴而言，這是開啓心靈的偉大時刻，他的心解開了，而且有能力去接受教誨。事件發生之後，他同那諾巴相處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此時的他所接受的訓練是相當嚴格的，他

再也不像以往一樣，只顧聆聽著教理，他必須另闢蹊徑去瞭解教法的內容。他必須放棄一切，不單是物質上的所有，就連他執意留在心中的念頭都要放棄，那是一連串的开啓心靈與降服捨棄的過程。

但對密勒日巴而言，卻有著相當差異的過程。密勒日巴是個農夫，與馬爾巴遇見那諾巴時的情況比起來，他的學識比馬爾巴差得很多，也沒那麼老練世故，而且還犯了不少罪行，包括殺人。他非常沮喪，渴望得到解脫，而且願意付出馬爾巴所要的任何費用。因此，馬爾巴就要求密勒日巴支付一些非常具體的東西。密勒日巴替馬爾巴建造了一系列房屋，一間接著一間地建造，但每當他建造完一間以後，馬爾巴總是叫他拆房屋拆掉，並且將所有的石頭放回原處，以免破壞風景。馬爾巴每次叫密勒日巴拆掉



房子時，都會找一些荒謬的理由來搪塞，例如下令建造時喝醉了，或根本就不會要求密勒日巴建造那些房屋。而每次密勒日巴都因爲一心想求法，所以也都聽命行事，然後又開始重新建造。

最後，馬爾巴設計了一個九層高的塔，密勒日巴在搬運石塊及建造房屋的過程吃盡苦頭。完成之後，他去見馬爾巴，再度要求馬爾巴傳法給他，馬爾巴卻對他說：「只因爲你爲我建造了一個塔，你就想要從我身上學取更多的教理嗎？我看，你恐怕必須送給我一件禮物作爲入學費。」

此時的密勒日巴身上已經一無所有，因爲他將所有的時間與精力都花費在建造塔。馬爾巴的妻子達美瑪同情他，於是說：「你建造這些塔，是你虔誠的奉獻和信仰的象徵，我的丈夫應該不會介意我給你幾袋麥子和一匹布當作學費。」於是密勒日巴就帶著麥子和布，到馬爾巴正在教導新入道學生的處所去，用它們當作學費，和其他學生的獻禮一起奉上。馬爾巴

認出了那些麥子和布，勃然大怒，對著密勒日巴喝斥道：「這些東西都是我的，你這個僞君子！你想要騙我！」說著便舉起腳將密勒日巴踢出新入道學生群外。

這時密勒日巴已放棄所有的希望，不再奢望馬爾巴會教導他任何教理，絕望之餘，他決定自殺。就在他要自殺的當下，馬爾巴來到面前，並告訴他，他已可以準備接受教法了。

接受教導的過程取決於學生是否做一些回饋，某種心理上的捨棄與降服是必須的，這也是一種天賦。在討論導師和學生的關係以前，我們必須討論捨棄與降服，開啓心靈、放棄期望，其原因也就在此。最主要的是要捨棄、降服，要開放自己，而不是想盡辦法去表現自己是個值得教導的學生，你付多少錢，舉止如何中規中矩，如何伶俐地和導師談話——這些都無關緊要。它不像找工作或買車子要去面試或面談，你是否能夠獲得工作決定於有何種畢業文憑或證件，你的穿著是否得體，鞋子是否擦得光潔亮

麗，說話是否得體動人，舉止是否文雅。而假如你是在選購車子，重要的是你有多少錢，你的信用好到什麼程度。

但論及修行時，你就需要有更多的內涵了。它不是應徵工作，也不是要如何穿著打扮，好讓我們未來的老闆印象深刻，類似如此的「欺騙」並不適用於和你的「上師」見面，因爲他一眼就可以看穿我們，假如我們爲了他和他見面而刻意去打扮穿著，他只會覺得有趣。在這種場合，做各種奉承討好的姿態是沒有用的，我們必須真正承諾，表示在導師面前放捨身心，放棄所有先入爲主的成見。密勒日巴想像馬爾巴是位偉大的學者和聖哲，穿著綴有念珠的瑜伽服，口誦咒語，一面進行禪定。相反地，他發現馬爾巴在農場上工作，指揮手下的人，並且親自耕作土地。

我擔心「上師」一詞在西方已經被濫用，更好的方式應當是稱之爲某人的「修道朋友」。因爲在教導的過程中，所強調的是二個心靈的互相會

合，它是二人相互之間的溝通，而不是一個道行高深的人和一個可憐、困惑的人之間的主僕關係。在主僕式的關係中，道行高深的那個人看起來不像坐在座位上，而是像飄浮凌空，傲然審視四方，從高處往低處睥睨我們；他的聲音則似有穿牆透壁的力量，充塞在周遭的空間裡；他的每一字句，每一聲咳嗽，每一個動作都是智慧象徵，但這是一場夢。上師應當是一位能和我們溝通，並且能將他的特質呈現給我們看的人，如馬爾巴之對密勒日巴，以及那諾巴之對馬爾巴。馬爾巴將他的「農夫瑜伽大師」的氣質表現出來，他育有七個子女，擁有一位妻子，他也照顧田地，耕作土地，養活自己和家庭，凡事都徹底完成，所以能成爲一個能力極強的老師，同時又能勝任父親與農夫的角色。在馬爾巴的生活風格中，看不到身體或心靈物質化的態度，他並未因強調靈性，而忽略家庭或他自己和土地的關係。假如你不論在靈性或肉體層面都不陷入物質化的泥淖，那麼你就不會

去強調任何一個極端。

同樣的，假如你選擇某人作爲上師，只因爲此人的聲名遠播，或因爲他出版許多書而享盛名，並使上百萬的群眾因其佈道而皈依他，這也是沒有什麼助益的。相反地，尋找導師的指南應當是：你是否能夠和這個人真正溝通——直接而且徹底的溝通。你陷入自欺的程度有多深呢？假如你真的向你的修道朋友開放自己，那麼你們也必然會一起進行靈修的工作。你是否能無保留地、適切地和他對談？在這一點上，他是否對你有任何知悉？他是否也瞭解自己？在那些方面？這位上師是否真正有能力洞察面具背後的你，能否適切地、直接地和你溝通？在尋找上師時，這些似乎才是指南，而不是聲望或智慧。

有個有趣的故事，說到一群人決定到西藏找一位偉大的導師學佛，他們已經和其他的導師學了一些，但衆人決定集中心力和新導師學習。他們都非常渴望成爲他的學生，因此他們便設法前去謁見他，可是這位偉大的

導師不願意接受他們當中的任何人。

「只有在一個條件之下，我才能收你們爲徒。」他說：「那就是你們願意捨棄以前的導師。」衆人都向他懇求，表示如何摯愛他，他的聲名如何遠揚，以及他們如何渴望隨他學習。但是，他卻不肯收任何一人爲徒——除非達成他的條件。最後，除了一人以外，這群人都決定捨棄先前的導師，事實上他們都曾經從那些導師學得許多教理。衆人如此表示後，這位上師似乎十分高興，於是吩咐他們次日再回來，但當衆人再回去時，他卻對他們說：「我已明白你們的偽善作風。下一次，你們再去找另一位導師時，你們必然也會捨棄我。因此，你們滾吧！」於是他將衆人都逐走，只剩下珍惜先前學習成果的那一位。他所接受的那位學生不願意再作說謊的遊戲，不願意爲了取悅一位上師而佯裝自己和以前有所不同。如果你想要和一位靈修大師做朋友，你必須很單純地、敞開胸懷地跟他交往，如此一來，溝通就成爲地位平等的兩人之間的溝

通，而不是要將大師「贏」取到你這邊來。

爲了要讓你的上師以朋友般接受你，你必須完全地放捨身心，而爲了讓你有放捨身心的可能，你或許要經歷一些修道朋友給你的試煉，以及一般生活上的試煉，而這些試煉都是以「失望」的外表出現的。在某些階段上，你或許還會懷疑修道朋友對你是否有任何絲毫的感情或慈悲，其實這正是在對付你的偽君子的態度，這偽君子的態度——虛假和扭曲的「自我」，是極不容易對付的。它有一層極厚的外皮，我們往往爲自己穿上一套甲冑，一層之外又另套一層，層層包裹著自己。這種偽君子作風有厚厚及多層的外貌護著，以致於每當脫掉一層甲冑之後，會即刻發現在它下面又有一層。我們不想要把它們都卸下來，我們希望只要剝掉少數幾層，就可以出場見人了。接著，我們又穿上新的一層甲冑出現，一付巴結奉承的樣子，但我們的修道朋友並沒有包裹任何甲冑，他是個全然裸露的人，和他的裸

露比起來，我們簡直是穿戴著水泥衣物，我們的甲冑是如此地堅厚，以致於朋友無法感覺到我們的身體與皮膚的肌理，他甚至無法看清楚我們的臉。在過去有很多關於師生關係的故事，裡面提到學生在尋求悟道的過程中，必須作長途的旅行，忍受許多艱難困苦，一直到他的執迷和內在衝動都逐漸消失爲止。這似乎就是關鍵所在——尋找某物的衝動本身就是一種延宕，當這種衝動逐漸磨損之後，我們最原始的裸態便開始顯現，而同時兩個心靈的交會也在此時發生。

如前所說，會見個人修道朋友的第一個階段就像上超級市場，你內心非常興奮，並且夢想到你將要購買的物品——你修道朋友豐富的內涵，以及他那多采多姿的人格。你們之間關係的第二階段就像上法庭，你好比是個罪犯，你無法達成修道朋友的要求，於是你開始產生自覺，因爲你知道他對你的所知，正和你的自知一樣多——這一點令人十分困窘。在第三階段，當你去見修道朋友時，情形就像

看見一頭母牛，愉快地在山坡草坪上緩緩地嚼食牧草，你很單純地欣羨牠的祥和寧靜，以及四周優美的風景，接著你就繼續往前進。第四階段和修道朋友的交往，就像越過路當中的石塊，你甚至不會注意到它，你會逕自從旁經過，然後走開。

剛開始時，學生和上師之間會發生一種追求愛戀者的現象，如一場戀愛事件，你有多少能耐，足以將這個人贏取到身邊。你希望更接近修道朋友，因爲你對他是如此傾慕，且真的想要學習。在同時他會將你推開，此時的情形可能與你的期望不一致，但你也可能會自覺到：「我也許無法完全地、徹底地放捨身心。」於是會產生一種愛恨交織的關係，一種放棄和逃跑的過程便開始發展。換句話說，我們開始玩遊戲——一種想要開放自己，想要和上師之間產生戀情，但又想要從他那兒逃跑的遊戲。如果我們和修道朋友之間靠得太近，我們就會覺得完全被他震懾，一如西藏古老的諺語：「上師就像是一堆火，如靠得

太近，你就会被灼傷；但是如你離他太遠了，你就得不到足夠的熱量。」這種追求的過程會發生在學生身上，你很容易會太過於接近導師，一旦如此做，你將會被灼傷，於是，你又會想索性一走了之算了。

最後，師生二人之間的關係開始變得具體而堅固。你開始體認到既想和上師靠近一點，又想要逃跑，只不過是自己的遊戲，它和真實的情況並無任何關係，只是你本身的「幻覺」而已。上師或道友自始至終是一堆生命之火，一直在那兒燃燒，你可以和他遊戲，也可以不和他作遊戲——全看你如何選擇。

接著，修行者和修道朋友之間的關係就開始變得極富於創造性，不論是被他震懾，或與他相距很遠，你都能接受。假如他要扮演寒冰的角色，你會接受；假如他想要扮演熱火的角色，你也會接受。沒有任何因素能夠動搖你，而你也會和他達成和諧的狀態。

在接受了修道朋友所可能做的事

後，下一個階段你會開始喪失自己的靈感，因為你已完全地降服，徹底的投降。你會覺得自己變得渺小，小如一粒塵土，變得卑微無足輕重，開始覺得惟一存在的世界是這位修道朋友——上師——的世界。這情形就好像

在觀賞一部引人入勝的電影一樣，電影是如此刺激，於是你不知不覺地融入其境，成爲它的一部分，這時沒有你，也沒有電影院，沒有座椅，沒有觀眾，也沒有朋友坐在你旁邊，惟一存在的是電影本身。此時名爲「蜜月時期」，在此階段中，一切都被視爲這位中心人物——上師——的一部分，你只不過是個毫無用處、不重要的人物，不斷地接受這位偉大的、迷人的中心人物的哺育。每當你感覺虛弱、疲憊或煩悶時，你就上前去，很單純地坐在電影院裡，於是你獲得娛樂、精神提昇，重新被灌注青春的活力。在這段時期裡，人格崇拜變得極爲重要，上師成爲這世界惟一存在、具有生命及活力的人，你的生活意義依存在他身上，如果死去，就是爲他而

死，如果活著，也是爲他而活，你本身並不重要。

然而，你這段和修道朋友之間的愛戀過程卻不能永遠持續下去，它的熱度遲早會退去，而你也必須面對自己的生活情境和心理狀況，這情形就像是已經結婚，並已度完蜜月一樣，你不只發現愛人是你注意的焦點，也開始注意到他或她的生活風格。你開始會注意到這位朋友的個體性及人格的限制之外，使他成爲人師的因素何在。因此，「上師萬能」的定律也成爲想像的一部分，你在生命中所遇到的每一個問題，都是你和上師結合關係中的一部分。每當你遇到困難時，你都會聽到上師的法音，因爲每一個情境都會體現訓誨或教理，修行者就在這關鍵上，離開作爲愛戀對象的上師而獲得獨立。首先你向修道朋友表示降服，接著就和他溝通，並且玩遊戲，而此刻你則已完全達到徹底開放的狀態，由於如此開放的結果，你將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中看到「上師的特質」，而生活中所有的情況也都將提

供你一個「人與境融」的機會，如你和上師心氣相通，於是事事物物皆可成爲上師的化身。

當密勒日巴在紅岩寶石谷（Red Rock Jewel Valley）作嚴酷的禪定修行時，就會清晰地看到上師馬爾巴的化身。他因飢餓而虛弱，又遭遇惡劣環境的打擊，有一天在洞穴外撿拾柴火，終於不支倒地，當他再度清醒過來時，引領東望，在馬爾巴居住的方向看到朵朵白雲，滿懷著渴望，他唱了一首祈禱的歌，告訴馬爾巴，自己是多麼地渴望和他在一起。於是馬爾巴在幻象中出現，騎在一隻雪白的獅子背上，對他說了類似下面的話：「你是怎麼啦？你是不是精神受到某種困擾？你已瞭解佛法，因此，繼續你的禪定練習吧！」密勒日巴受了安慰，回到他的居穴去作禪定練習。此刻他對馬爾巴的依賴，顯示他並未將自己從「上師是人格化、個人化的朋友」的觀念中解脫出來。

然而當密勒日巴回到他的洞穴時，他發現裡面充滿著眼睛大如鍋蓋，

身體如姆指般的惡魔，他試了許多方法，企圖要他們停止對他的嘲弄和折磨，但他們始終不放手，直到最後密勒日巴停止玩弄技巧，承認自己的偽善，進入放捨身心的狀態爲止。從此開始，你可以覺察密勒日巴的歌唱風格有了極大的改變，因爲他已經學會和上師的萬能互相契合印證，而不是純粹將馬爾巴視爲一個個體化的人。

修道朋友變成你的一部分，但同時也是一個個體化、外在的個人。以如此姿態出現的上師（既是內涵的一部分，但也是外在的），在透視並揭露我們偽善作風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上師可以成爲一面鏡子，映照出你，而有時你本具的靈慧也會以修道朋友的形態出現。當內在的「上師」開始產生作用時，你就永遠無法逃避放捨身心的要求，那本具的靈慧將會無時無刻跟隨你，就如你無法甩開自己的影子。「老大哥一直在注意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注意並且纏絆我們的不是外在的實體，而是自己，我

們自己的影子在監視著我們。

我們可以從兩個不同的方向來注意這一點。我們也許會把上師視爲鬼魅，一直在纏著、嘲笑我們的偽善，體認到「我們是什麼」具有一種魔力，而已成爲我們一部分的修道朋友也在發揮創造性。在生活情境中，自身的靈慧也繼續存在著，在某些階段上，這靈慧的力量是如此敏銳，穿透力是如此強大，因此，即使你想驅走它也辦不到。有時它會現出嚴峻的表情，但有時又會顯出激勵人心的微笑，在Tanic傳統中，據說上師的臉是看不到的，但你總會看到臉上的表情，不論是微笑、獰笑或勃然皺眉，所有的表情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如來、佛性總是存在於生活經驗裡，人是無法逃避的。同樣地，經典裡又說：「最好不要開始，一旦開始，那最好要完成它。」因此，除非非得如此不可，你最好不要踏上靈修之道，一旦你舉步踏上這條道路，你就真正已經上路了，你再也不能回頭，也沒有逃避的途徑。

# 陶鎔山房禁足記

釋自晟

## 《心情》

不知不覺中，天色已暗，只聽見蟲鳴聲在山房外低迴。

很珍惜這次禁足的因緣，是許多人付出心力，維護常住的安住，自己才能安心用功，念起大眾師護持的法情，心情也殷重起來。

## 《行道》

平日與人交集頻繁，常陷入困頓：如何讓所有共事者，歡喜承辦佛家事，饒益衆生，找到個人安身立命之處？因此想從「禪林寶訓」中找到指引。

讀了禪林寶訓，感受到古人的厚德、真摯，很久沒有與這樣淳厚的言語相遇，今日相見深深感動。再次警覺到：凡事「動機」十分重要，儘管技術有優劣之分，但珍惜「存心」是具有扭轉乾坤之力的。

## 《力行》

回味著古德治理叢林的用心，想著如何「融古人之言爲己言，通古人之志爲己志」？感動雖僅只是一時，我更願那感動永烙心版，不至於如雨水落地，轉眼不見蹤跡，期望能轉化古訓成爲自我生命的泉源，像汨汨長流。

惟有力行古人之言，經過體驗，才能成爲詮釋自己生命之言；像蜜蜂採集花蜜般，變成香醇甘美的蜂蜜；力行古人之志，才能成爲自己生命之志，亦復爲了導引這顆變化多端的心——活潑不失赤子之心。

## 《菩薩的世界》

當誦到華嚴經十回向品「隨順堅固一切善根回向」，才感受到菩薩的願行是何其深廣！

菩薩深證苦、空、無常、無我，遠離我、我所，一心只爲利益衆生，布施一切，而布施的當下是清淨、歡喜、感

恩，還給予無盡的祝福、祈願。想到金剛經說：「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許如此，菩薩不因衆生不知報恩，而退失菩薩行。

世間人能造作諸善業，但與出世間最大的差異，即在「般若空性」的體證。我想開悟的人與凡夫有些是一樣的，都要面對世間的森羅萬象，所不同的是「空的心境」吧！雖行諸有爲，但心是般若。

#### 《險境中又見曙光》

晚上這支香，心較寧靜，佛號也念得較往日清楚，雜念可數的有六次，每次持續約數秒鐘後，佛號仍可再提起，清楚中漸漸生起滿意的覺受，覺受一起，突然發現自己的心有些戀著起來……下坐時，默念「捨跏趺座，當願衆生，觀諸行法，悉歸散滅。」心上大吃一驚，猶如當頭棒喝！

「觀諸行法，悉歸散滅」在心頭低迴不已……

此心似猿猴，稍有一剎那可意境，那根深蒂固的愛著心如閃電般立即襲上

心頭，若不是當下返觀，又將落入癡愛網而自鳴得意呢！

#### 《遙遠的祝福》

起身行走時，默持著華嚴經淨行品，「若舉於足，當願衆生，出生死海，具衆善法。」剎那間，感覺到無量無邊的衆生在接受我的祈願，雖是一人獨處靜室。

行者於舉手投足間，默默祈願一切有緣無緣的衆生深入佛智、永出三界。目前個人雖是孕育涵詠的階段，但我願敞開心量，調柔這顆我執我見的心意，深信善措其心是有大功德的。

#### 《恆常精進》

心是如此千迴百轉，「念念生滅，於前後世不暫住」，提醒我「內在語言」當下即是思，當下即是業。

想建設什麼樣的壇城？做什麼身心的安頓？如果無有轡制，煩惱生起，任其奔馳，很容易潰不成軍，警覺到這一點，得知修行要在無間斷的、無數次精進中，禁足提供加足油門馬力的機會，又豈是一次、二次可以成辦？

# 洗碗記

劉尙雲

爸爸一向對「吃」極為講究，不僅菜色要有變化，且要求色香味俱全，所以媽媽經常要花很多時間和精神去配菜、作菜。家中只有我吃素，我喜歡簡單、清淡，最好清蒸、水煮或生食，既保留營養和原味，又不費時，因此我常在辦公室吃飽後才回家。

有一次假日，弟妹都回來，媽作了滿桌的菜，因很久沒有洗碗了，飯後，我便向大家宣佈：「我來洗碗！」

走到廚房，看見成堆油膩的碗、筷、鍋、盤和雞骨、魚骨、肉皮等，瓦斯爐、琉璃臺和牆壁，佈滿油污，抹布也又油又髒，洗碗槽中的垃圾沾滿血腥、皮毛……令我打從心底生出反感，不禁嘀咕：為何要在「吃」上

花那麼多時間精力，為何以食眾生肉為樂？還「殃及」我來收拾殘局！想起餐桌上他們滿足的面容，真是又憐又氣，如果吃素或吃清淡些，不論身體、心理和廚房都乾淨，不是很好嗎？

許多的聲音如水泡般，不停地在我心中沸騰，再加上廚房隔在冷氣之外，門一關，一點風也沒有，整個人益發浮躁起來，忍不住告訴自己：以後少回來吃飯，自己一個人多好，簡單又方便。

把水槽中的垃圾分類裝好，我順手拿起洗潔精稀釋，開始洗著一個一個的碗……。汗一滴一滴地從我背上流下，忽然想起媽媽作菜時，一定更熱，爲了我的吃素還得改變作菜的習



慣：注意不搽到葷食，特地買素食材料……她都不怨油膩、麻煩，我還抱怨什麼？有些菜因我在家，爸也同意不加蔥、蒜……他們是如此地護持我啊！

一念及此，爲自己的素食慚愧起來，一直說吃清淨素，卻不能體諒父母，不能分擔他們的憂勞，反而以怨尤相對，清淨在那裡？其實家人吃不吃素自有其因緣，況且洗潔精很方便，再油膩都可以洗乾淨，洗碗並不難。

想起搬到宿舍後，和家人一起吃飯的時間減少了，爸爸打電話來說：「回來吃飯吧！」我卻自私地只想到自己，不知珍惜和家人和樂相處的時光。

望著乾淨的碗盤和整潔的廚房，心也彷彿澄明起來，我清楚以後在滿桌的葷菜中，我也能安然愉悅的吃素，並決定以後沒課時要回家吃飯，並且要常洗碗，一次次把心中的怨懟稀釋。

## 期待極樂世界再相逢

張淑桂

今天是母親的周年忌日，兄妹們回到枋寮的老家一起向母親上香祭拜。

將近一年沒有回來了，推開大門，院子裡雜草叢生，籬笆外那棵高大

的楊桃樹，落葉掉了一地，彎下腰拔了根草，眼淚竟不聽使喚，撲簌簌流下來，我衝口喊了聲：「媽媽！我好想您！」

媽，雖然您育有六個子女，結婚就業後的我們，分住臺北和高雄，您卻住不慣大都市，因此去去又回老家，最後獨居鄉下。記得那段時間，有時半夜錯響起的電話，會讓我悚然而驚，雖然每個星期都一定回老家，拔掉前院後院的草；打掃樓上樓下的房間。只因您怕哥哥弟弟假日回來沒地方睡，而不肯把房子出租，但是您獨自守著偌大的房子，有時回來看見您閉著眼睛，獨坐在搖椅上，那份寂寞總讓我記掛和心痛。

暗自慶幸著，您學佛、皈依三寶，並受了五戒，那時看您很用心的誦經、背咒語，和一些蓮友一起做晚課，生活有了寄託，人也顯得神采起來。有時也會要我陪您去寶蓮寺，我知道您想度我學佛，起先我是抱著可有可無的態度，但是，當我接觸佛法之後，卻也滿心歡喜。後來我們母女談的話題，增加了學佛心得，我每星期在紫竹林精舍佛學研讀班上課所見所

聞，回去講給您聽，您也會參進您的見聞，那是我最感到安心的一段日子。

去年您的身體出現氣喘、咳嗽、血壓高、糖尿病，開始進進出出醫院。後來弟弟接您到臺北治療，竟發現您的肝臟有個大腫瘤……。記得在病榻前陪伴的那些日子，您一下子擔心我到精舍受五戒快趕不上了，一下子又希望自己早點走，才不會拖累我日夜陪著……但是，媽媽，我們都知道您多愛我們啊！

您似乎知道自己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倒是我們的心先亂了，後來您要求要回老家，遺體要火化，把骨灰放在寶蓮寺，一切依佛教的儀禮辦理。

農曆九月二日晚上八點，發現您情況不對勁，於是叫來救護車把您送回家。高速公路風馳電掣，林口到枋寮不到四個鐘頭。車上我和弟弟一起為您念佛，回到枋寮，您的蓮友們都來為您助念。當您嚥下最後一口氣，您面露微笑、神情是那麼安祥。隔

天下午當要入殮前，我爲您換上潔淨的衣服，您的身軀竟然十分柔軟，和平常幫您擦身換衣的感覺相同，那一刻，我深深相信媽媽沒有離開我，媽媽只是去阿彌陀佛的座下留學——在那個開滿蓮花、「無有衆苦，但受諸樂」的世界。而您的瑞相讓哥哥、妹妹們覺得不可思議，一直說不可思議的媽媽，媽媽！如果您知道了一定很開心。

辦完了喪事，清理媽媽的遺物，我把媽留下的寶貝：海青、縵衣、念珠，留在身邊督促自己用功，雖然媽媽不在了；雖然從此怕回到枋寮；雖然常常在夜裡哭醒過來；雖然師父對我說：「死是另一個生的開始」，但是，媽媽！我還是很想您！祈願我們能在那個開滿蓮花、「無有衆苦，但受諸樂」的世界裡相逢。

### 《徵稿》

「香光莊嚴」季刊的園地公開，屬於讀者所有，我們竭誠的希望您將自己或家人的學佛心得、人生探究，或能弘揚佛法、淨化人心之小說、散文、詩歌等創作，或有關宗教教育、佛學的論著、譯著等，皆歡迎踴躍投稿，廣結

法緣。

一、來稿請附真實姓名、地址及電話，便於聯絡。

二、稿件請用稿紙單面書寫，學佛心得及創作的字數以不超過一千五百字；論著、譯著則不超過五千字，發表時歡迎附上圖片，筆名尊重作者。

三、本刊保留刪改權，不願者請註明；需退稿者請附回郵與信封。

四、來稿若經採用，稿酬從優。

五、來稿請寄：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四十九之一號 香光莊嚴雜誌社收。

六、今年各期截稿日分別是：國曆二月一日、五月一日、八月一日、十一月一日。

### 「世界佛教靜坐日」教界聯合反毒

【本刊訊】為響應政府緝毒及反毒行動，中國佛教會、中國佛教居士會、中華民國佛教青年會、中華民國佛教青年會特於八十二年八月七日「世界佛教靜坐日」，下午六點三十分至九點，假臺北市中正紀念堂廣場舉辦一系列反毒活動。

據悉，「世界佛教靜坐日」是世界佛教青年友誼會於每年八月結合佛教徒所舉辦的靜坐活動，期以靜坐斷除煩惱，促進世界和平。今年除靜坐外，還舉行反毒演講、反毒歌曲教唱、反毒宣言及念佛等活動，邀請社會大眾全面參與反毒活動，淨化社會。

### 世界佛教僧伽會召開青年僧伽大會

【本刊訊】世界佛教僧伽會青年委員會於七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在新加坡文華大酒店舉行青年大會，共有來自十一個國家的僧伽代表參加。

據聞，此次會議以「僧青年在當前佛教教育、弘法發展中所擔付之重

任」為主題，由新加坡佛教總會青年團團長明義法師擔任主席，慧雄法師任總幹事，結合新加坡當地佛教團體，禮聘各地長老蒞會指導，並安排專題演講、寺院參訪等活動，十三日晚間在嘉隆劇院圓滿落幕。

### 學甲法源禪寺傳授在家五戒菩薩戒

【本刊訊】學甲法源禪寺慶祝開山一百三十週年，並重建落成，將於八十三年一月五日至十一日傳授在家五戒、菩薩戒及啓建梁皇寶懺法會。戒期中恭請惟覺禪師爲得戒和尚，開證長老爲羯磨和尚，心田法師爲

教授和尚，傳孝法師爲開堂和尚。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八十三年一月四日止。歡迎正信之佛教徒踴躍報名。

地址：臺南縣學甲鎮新生路二十八號清涼山法源禪寺

電話：(06) 7832401

### 香光尼僧團法師應邀前往雲林虎尾智覺中心演講

【本刊訊】香光尼僧團見潤法師於七月七日應邀前往由雲林縣政府等單位主辦，藉虎尾智覺文教中心舉辦的「中小學教師道德教育與佛學研習會」演講，講題「教育科學法」，約有一百名來自雲林縣的中小學教師參加聽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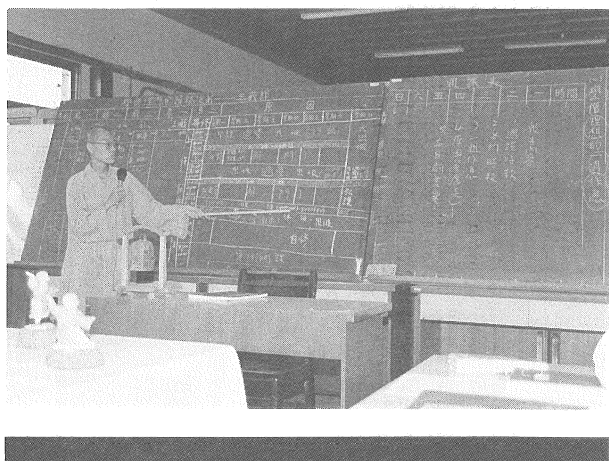
法師首先引華嚴經「人人都有佛

性」，說明人人都有被教育的可能，以佛陀教育的內容——教、理、行、果及修學次第——信、解、行、證來化導自他。最後，法師以修學如塑佛的過程，期勉大家，去除心中的煩惱，塑造圓滿的人格。會後，與會教師紛紛表示獲益良多，咸認爲宗教課程應列入學校教育。

### 香光尼衆佛學院舉行結夏安居自恣會

【本刊訊】香光尼衆佛學院於七月二十八、二十九兩日舉行結夏安居自恣會，計有全體二十四名學僧參加。

此次自恣會從主席團至紀錄皆由學僧分工擔任，會中討論三個主題：一、學僧理想的五門（解、行、生活



◎香光尼衆佛學院安居自恣會，學僧上台報告分組討論結果。

(本刊資料照片)

、執事、弘護）學習比重；二、學僧理想的一週作息；三、學僧理想的領執次第。

在一天半的行程中，透過分組研討、大堂報告等方式進行，學僧們紛紛發表看法，彼此澄清觀念、分享心得，討論十分熱烈。

圓滿時院長悟因法師開示：學僧的學院生活，從安排作息、五門比重、領執次第，這是生活中的結構，這也是學習認識佛學院的行政。希望大家關懷僧伽教育，將來都能辦佛學院

，為佛教的永續而努力。

【又訊】香光尼眾佛學院八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結業典禮於七月三十日上午八點三十分假祇園講堂舉行。

典禮中，各年級學僧以戲劇、朗讀等表達本學期歷程及收穫。佛學院授課法師見諦法師以八個「不要怕」和學僧分享；院長悟因法師勸勉學僧，在接下來的弘護實習階段，敏於觀察、主動學習。典禮於上午十一點圓滿結束。

### 增進教育知能 香光寺法師研討「教育問題」

【本刊訊】一向以推廣佛教教育為志業的香光尼僧團，為增進僧眾對教育問題的觀察與分析，培養團體的動力，於六月至八月間開設「教育問題的探討」課程，邀請目前在美國華盛頓大學修「教育行政」博士學位的見諦法師，回國主持。

此次課程以富教育劇情的數部影

片為題材，探討幾個教育名相的意義，如束縛、解脫、潛能、權威、教誡等。除此，每週定二至三個討論主題，如「僧人的社會功能」、「佛教人才的供需」等，從檢視影片中所流露的迷思，整理教育觀點，用以實際解決教學與執事上的問題。



◎香光尼眾佛學院院長悟因法師，於結業典禮中向學僧開示。

(本刊資料照片)

## 尼泊爾堪布諾布仁波切參訪香光寺

【本刊訊】尼泊爾寧碼派桑耶佛學院副院長堪布諾布仁波切，在其長兄堪布依喜喬波仁波切及居士陪同下，於八月四日參訪香光寺，並與香光寺法師座談。

據悉，堪布諾布仁波切擅長於佛教哲學教育，曾跟隨數位大成就上師及學者修學，後因閉關因緣，發願創

辦佛學院，此行來臺將以珍貴法教加持予台灣的人們，並為桑耶佛學院閉關中心籌募基金，以培育更多僧材。

此次座談會，仁波切以照片介紹桑耶佛學院的建築及學僧的生活，與香光寺法師交流佛學院的辦學情況，雙方交談融洽。

## 「恆河上的月光」國語空中佈教節目開播

【本刊訊】安慧學苑文教基金會繼「一葉一如來」之後，再度推出「恆河上的月光」國語空中佈教節目，近期將於每週二晚間十一時三十分至十二時，在中國廣播公司第二調幅廣播網全省播出。

據了解，本節目由香光尼僧團法師主持，內容有：一、「恆河夜話」

——以佛法智慧探索人生現象，分享生命的見證；二、「菩提園地」——介紹佛門文物、學佛行儀、佛教小百科等。期藉由科技媒體，超越時空，讓更多人分享佛法的悲智，引發生命的自覺，創造自他清涼的生活，歡迎大家按時收聽。

## 安慧學苑舉辦教孝月社教講座

【本刊訊】安慧學苑於八月八日舉辦文化講座，邀請香光尼僧團見參法師前往演講，講題是：「寧為兒女——孝道的省思與實踐」，約有二百人前往聽講。

見參法師從現代父母所面臨的「養兒防老」、「代溝」等考驗談起，提供親子安身立命之道：父母需要自我安頓、兒女需善盡職責，勉勵在場

身為兒女之人，以歡喜、甘願的心，在「養生」、「送終」、「祭祀」三方面克盡孝道。法師風趣、貼切的話語，令與會者法喜充滿。

安慧學苑總幹事見毓法師表示：農曆七月是佛教的教孝月，八月八日又逢父親節，藉此講座邀請社會大眾一同探討、關懷現代孝道的意義及親子關係，共創和諧的倫理生活。

## 紫竹林精舍圖書館開館

【本刊訊】籌備多時的高雄紫竹林精舍圖書館於國曆九月十九日開館，為配合此次開館，十九日晚上請教育部社教司司長何進財演講，講題：「活出生命的藝術」。

十九日上午十點四十五分開館儀式正式開始，請香光寺住持明迦法師

、高雄市立文化中心處長李文能、護法居士胡彥主持剪綵。接著由負責法師及義工帶領大眾「尋訪書鄉」，參觀、認識圖書館。

紫竹林精舍圖書館開館後將提供多種佛教圖書借閱，歡迎社會大眾前往利用。



◎見參法師應邀於安慧學苑演講。

(本刊資料攝印)



壹萬元整：

陳志勝

伍仟元整：

釋修薰

肆仟捌佰元整：

無名氏

參仟元整：

王錦足 范進熙

貳仟元整：

張永茂 陳斐玉

鄭弼洲 吳鴻雪

陳延

壹仟伍佰元整：

鄒明常 蔡明得

壹仟肆佰元整：

李建輝

壹仟貳佰元整：

楊芳玲 何志輝

壹仟元整：

無名氏 陸承宗

林清義 何靜蕙

林群桓 鄭火斗

鄭淑芬 曾進生

洪秀枝 無名氏 黃資婷

曾和宮 林錦祝 張榮麟

楊炳南 楊永福 楊永烽

郭鸞 妙果圖書館

捌佰元整：

釋見晉 李志勇

陸佰元整：

何汝霖 黃燈城 曾秋子

侯明材 鄭莉貞 林文讓

伍佰元整：

王詠正 羅坤瑛 曾玉芬

陳玉隆 林明周 高淑滿

翁輝蛟 江炎章 周立夫

楊皆昌 王政金 黃妙貞

朱麗雲 蔡振芳 朱珩瑩

鄧桂春 吳阿環 林瑩山

郭雪鳳 胡嗣宏 劉方文

張進德 朱其傑 陳秀珍

吳幸芬 蕭振才 何麗花

肆佰元整：

林大鵬 陳碧玉

參佰元整：

釋見寂 陳淑華 陳振龍 陳皆得 蔡幸芳

董孟鈴 林寶珠 林芝郁 林芝卉 蘇子寬

孫炳霖 蕭雅之

貳佰陸拾伍元整：

馬裕豐

貳佰伍拾元整：

余惟茵 朱書瑩 尹琪 尹文

貳佰元整：

紀芙蓉 林玉梅 楊子儀 劉茂勝 王登發

王杏如 林千生 賴政吟 莊千慧 謝恒裕

嚴俊霖 何麗花 杜維銘 林美銘 曾素華

劉敏蓮 鄭如敏 林千玉

壹佰伍拾元整：

吳岱穎

壹佰元整：

釋大悟 王俊中 王建崎 黃茵雯 蔡宗達

林佳慧 林承德 張瓊文 何惠卿 王櫻珠

郭珀誠 王筆峰 黃琦智 郭賢伸 江紫瑛

蔡美姬 尹明

伍拾元整：

林燦華 林佩璇

(以上助印芳名，從八十二年六月一日起，

至八月三十一日止)

# 邀請您 送一份法喜到人間

「香光莊嚴」季刊是一份兼具宗教性、教育性和生活性的佛教雜誌，於七十四年以四開報紙型創刊發行，並自二十九期開始為提昇雜誌內涵，改版為十六開本，迄今出版三十五期。隨著版幅擴增，印刷費和郵資都大幅提高，我們竭誠邀請您定期發心助印，一起參與佛教的文化志業，讓更多渴望佛法滋潤的心靈，能同享法喜，共創人間淨土！

香光莊嚴雜誌社 敬啓

香光莊嚴雜誌社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發行人：釋悟因

總編輯：釋明迦

執行編輯：釋見寬 釋見介

美術編輯：唐亞陽

社址：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49-1號

49-1 Hsiychoa, Nei-pu chu-chi, Chia-I, 60406

Taiwan R. O. C.

郵政劃撥：03308694——香光寺

本刊流通處：

香光寺 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49-1號 (05) 2541267

紫竹林精舍 鳳山市漢慶街60號 (07) 7133891-3

安慧學苑 嘉義市文化路820號 (05) 2325165

The American Evergreen Buddhist Asso.

13000 NE 81th Street

Kirkland, WA 98033 U. S. A. TEL: 206-827-5767

電腦打字：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印刷：台欣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中華郵政台字第0243號登記為雜誌交寄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版台誌第055號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創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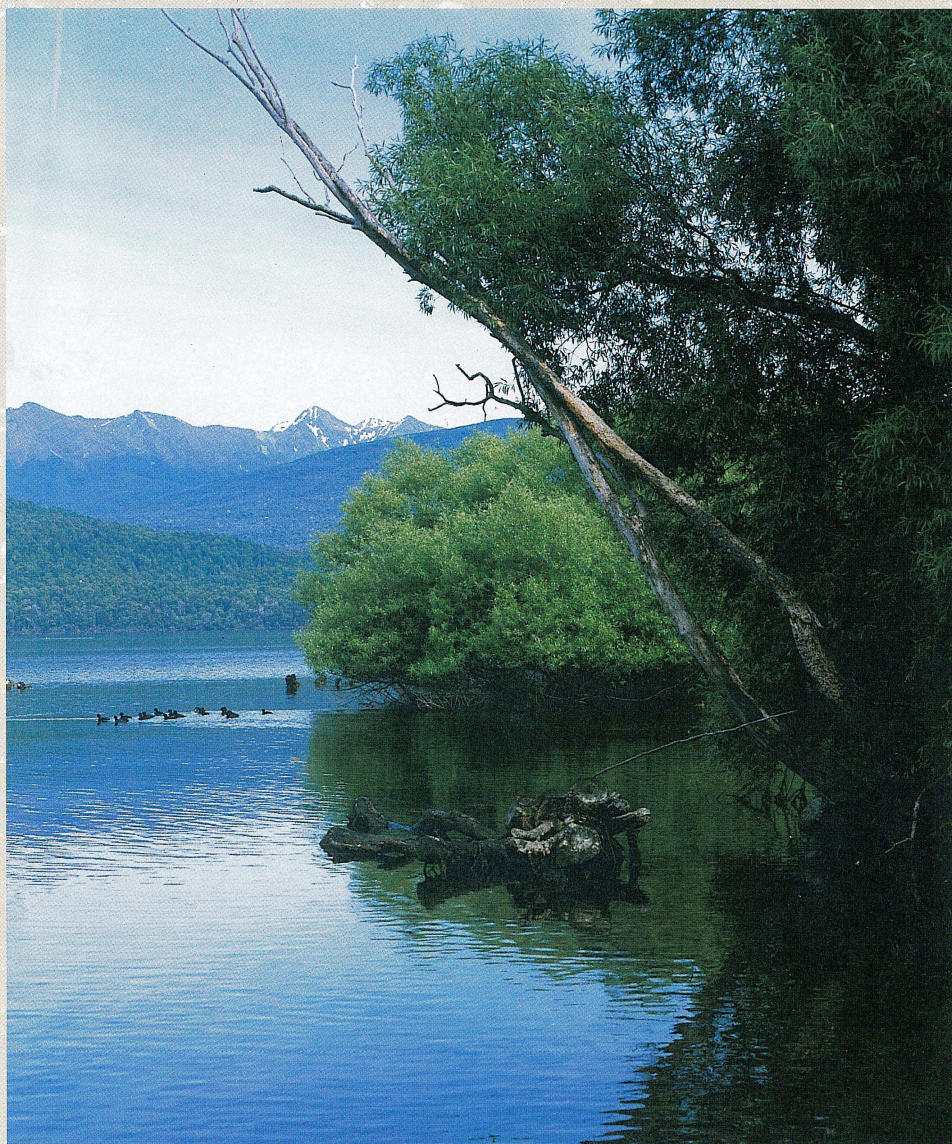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出版

●讀者如發現缺頁、印刷不清，請寄回本刊，我們會立刻為你補寄。

●若有重複一份以上的「香光莊嚴」或需變更地址，請於接到本刊一個月內，來信註明電腦編號、姓名、地址、電話，逾期請至原處拿取，以免遺失。

●轉載本刊文圖請先徵求同意。

攝影·林介嶽



暑退涼初 當願衆生

證無上法 究竟清涼

——華嚴經淨行品

# 【目次】

【編輯手札】	在生活中完成的教育.....	編輯組	1
【每期話題】	台灣，「外勞」與「菲傭」之國？.....	編輯組	2
	龍鳳？淪為「菲傭的孩子」！.....	編輯組	3
【僧伽教育專輯(上)】	佛陀如何教導僧伽？.....	釋自晏	4
	中國傳統僧伽教育鳥瞰.....	釋正思	8
	三壇大戒，進入僧團的第一步——訪淨心法師.....	編輯組採訪·整理	12
	福嚴佛學院辦學概況——訪真華法師.....	釋見重採訪·釋見寬整理	17
【春風化雨】	如何修空觀(上).....	釋法燈口述·釋章積譯	19
【宗教與教育】	西藏僧教育一瞥(中).....	釋見諦著譯	23
【一葉一如來】	名聲.....	釋見日纂集	27
	留意足下.....	釋見命纂集	28
【佛學叢書】	上師(下).....	Chogyan-Tyungpa 著·李豐斌譯	30
【菩提道上】	陶鎔山房禁足記.....	釋自晨	36
	洗碗記.....	劉尙雲	38
	期待極樂世界再相逢.....	張淑柱	39
【教訊採摭】	教訊採摭.....	編輯組	42

